

Tien

Bj14C

884T

11

第陸集上

點石齋畫報

尊聞閣主署

雙關南主眼

雙關南主眼

劉帥

劉帥

湖亭劉帥倡義越南與法人
為難二年以來法人詭為天人
聞其名而夢魂驚望其旗
而心膽落神出鬼沒計
奔雷擊子電之師各報
官之詳矣乃五月上韓由
營回保勝途遇猛常時
從者僅兩人一負刀一
荷鎗湖亭亦徒步
行從者以鎗擊常不中
湖亭奪鎗一發而墮此
豈足以斬滅武我哉而
湖亭傳矣



友如吳猷
續

除害

萬壽盛典

本年六月二十八日為今

上萬壽聖節所有應行各禮

儀各衙門俱已敬謹預備

一時瑞雲玉闕踏濟冠裳

其儀仗之肅穆固非尋

其小臣所能導揚於萬一

自二十五日起在東安門內

宮清宮開臺演戲

皇太后

皇上俱辰刻入座凡天潢貴冑

清要人員俱在侍從之

列得以渥荷

隆恩而各衙門堂官以及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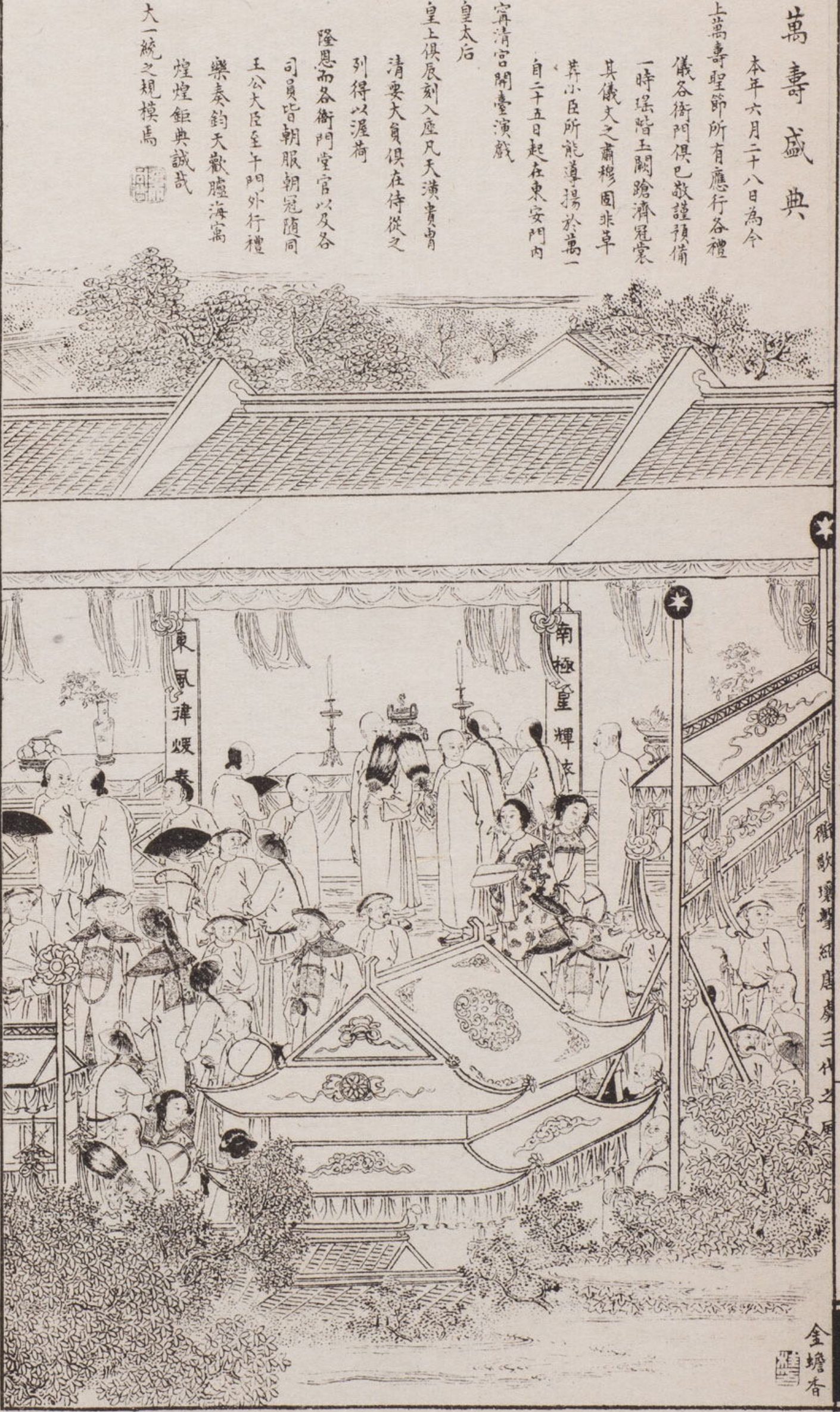
司員皆朝服朝冠隨同

王公大臣至午門外行禮

樂奏鈞天歡騰海寓

煌煌鉅典誠哉

大一統之規模焉



法犯馬江

時局不同戰事亦異
從前西人犯境均從口外
攻擊或專注一面戰易
為力故法人入馬江在
和戰未定之時和議
一日未嘗決裂即不能
堵塞口岸國人出入
蓋得幸涉各國也
而法人即設間抵
隙深入而奮踞
為我華人俱曾經
過海戰者無此法人
輕入重地能進而不能
退天機無效無如華
軍比初次觀場也聲
如雷于應試筆下解
物矯健行矣是說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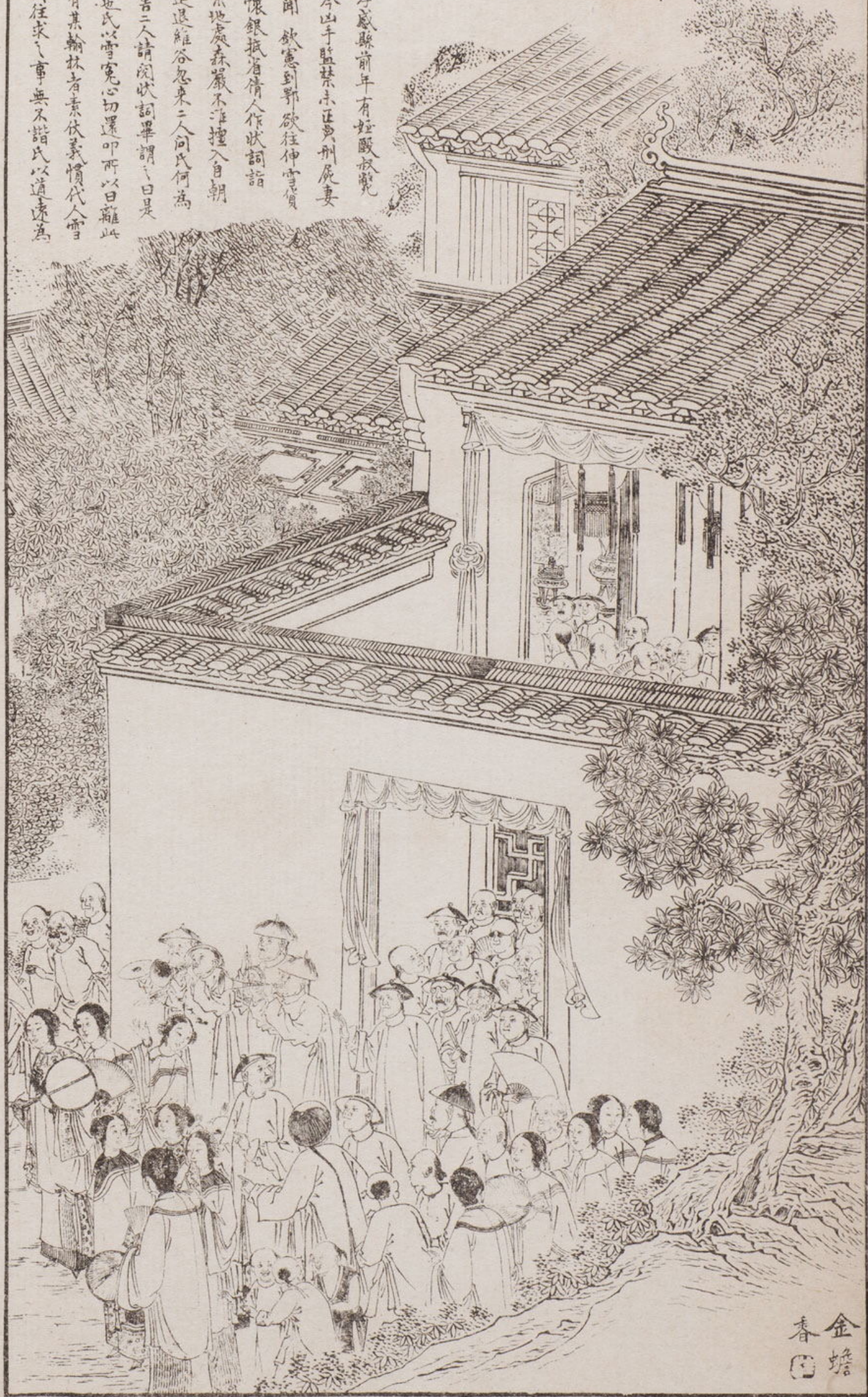


不可量而駭令與夫
作此抗爭高下則必自
知其弗如蓋理勢然也
而和揚武師船之捨身拚命
絕不畏懼退卻雖敗猶榮從未西人
素重信義而法獨以凶殘請款為能實
貽歐洲各國之恥約期既定忽又寬易
意其胸中早有成竹不過以倒後顧前者
恬亂我軍心耳夫戰憂所以啟聖智也乃
能成材觀節之技指資習鍊 國家
方欲善主海軍經此次之挫折而因以
羞日後之脚踏實地至於不敗乃有
把酒看胡文忠公云勝不足喜敗不足
憂只求振作士氣培植將才終有反定
一日又況敵愾同仇
義憤環海而從同
戰王於戰陣之勝負各報已屢言
不必贅述而時日則不可不記也
馬江戰於甲申七月初三日
基隆戰於六月十五日



神寬遇拐

鄂省孝感縣前年有姓歐放寬
一業至今山手監禁未正典刑展妻
氏手近聞 欽憲到鄂欲往伸言
田於懷懷銀抵省情作狀詞詣
欽縣無奈地處森嚴不准擅入自朝
王暮道退離谷忽東二人向氏何為
氏以情告二人請閱狀詞畢謂曰是
不能准也氏以雪冤心切遂叩所以曰離此
四里有某翰林者素仗義憤代人雪
不平同往求事無不諧氏以道遠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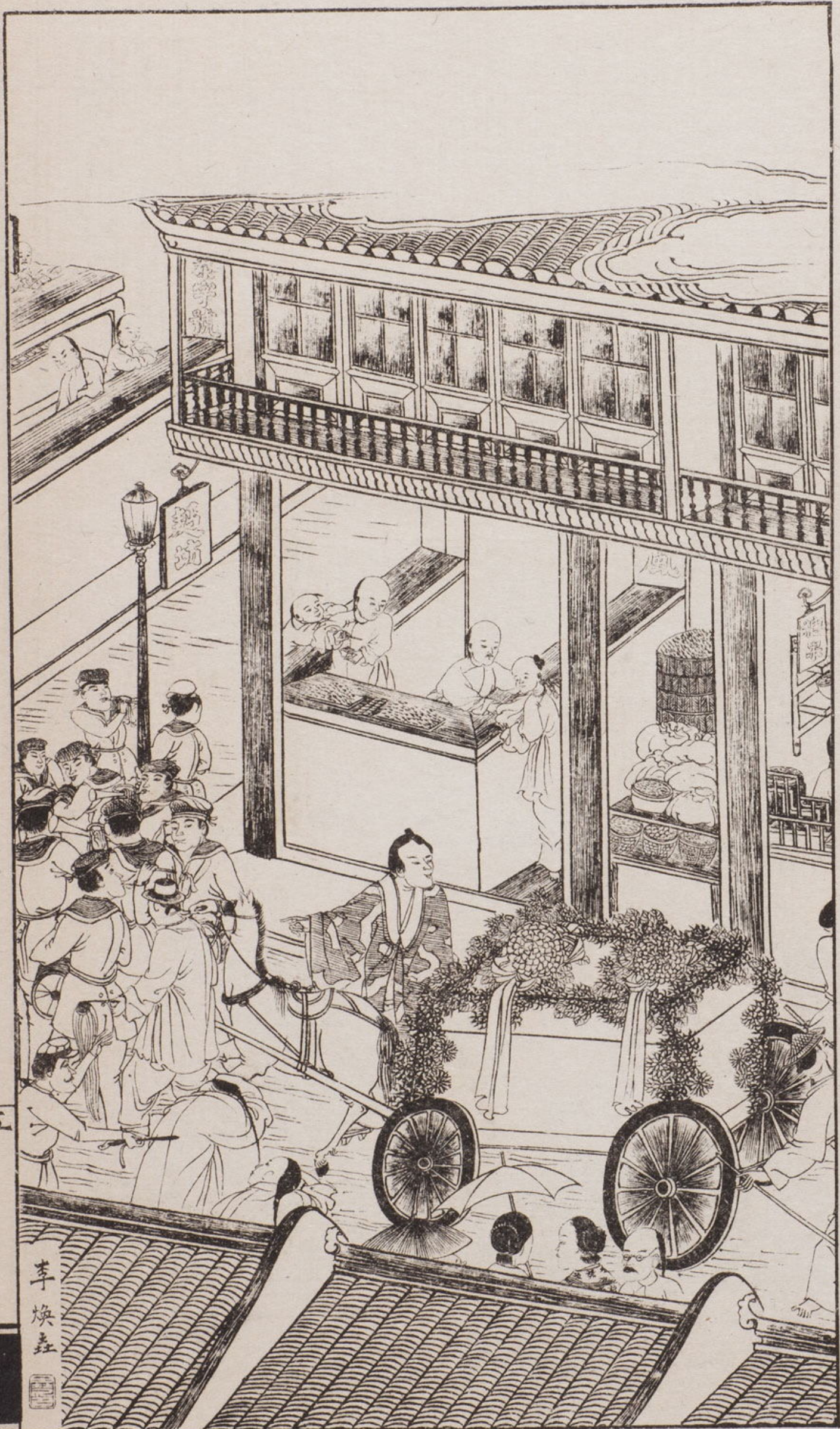
嫌口但求貼
雪勿慮途長
况入葦可達邪婦感之是夜宿宿於二
人相識成衣鋪翌晨二人來伴婦出城買
掉東下約半日榜人賊舟六隻去半响俯肩
與主僕婦登與行如飛有頃入村路至一宅門懸
燈彩一時爆竹聲數吹聲喧雜又有粉白黛綠
者數輩出迎氏暗知遭匪騙餘身躍出哭曰妻大家
女巨族如婦居有年所
以不即從夫於地下者徒
以沈寃未雪耳今若此有死而已主人聞之欲覓二人根問
而巳適去先是主人表偶欲續娶為奸人所聞遂串是局
騙去禮物錢數十千又主人念遠人分追二人氏亦乘間遠返
自走約一二里途過中表武弁某心始慰哭述頗末弁曰無傷
弟晉省赴縣驗看道出此遇嫂豈非天乎雇車一輛共乘
車行亦速晚即抵漢口次日渡江赴縣喊冤邑尊發差
先拘獲匪研訊二匪因而逃獲據謂該匪罪惡亦已貫盈
人弟見氏之遭際為苦而不知冥中特假手於氏以使其
罪無可再追而婦之寃亦藉以昭雪豈非
天乎豈非天乎



日人送葬

本月初有日本兵
頭去世其
拒行經法馬路送
喪兵勇約
百名左右極後隨
馬車二輛中
坐水師頭目及領
事等迤西
轉此往英租界至
墓所掩埋
飾終之費無甚
奇異惟兵
弁之裝束則皆
從西派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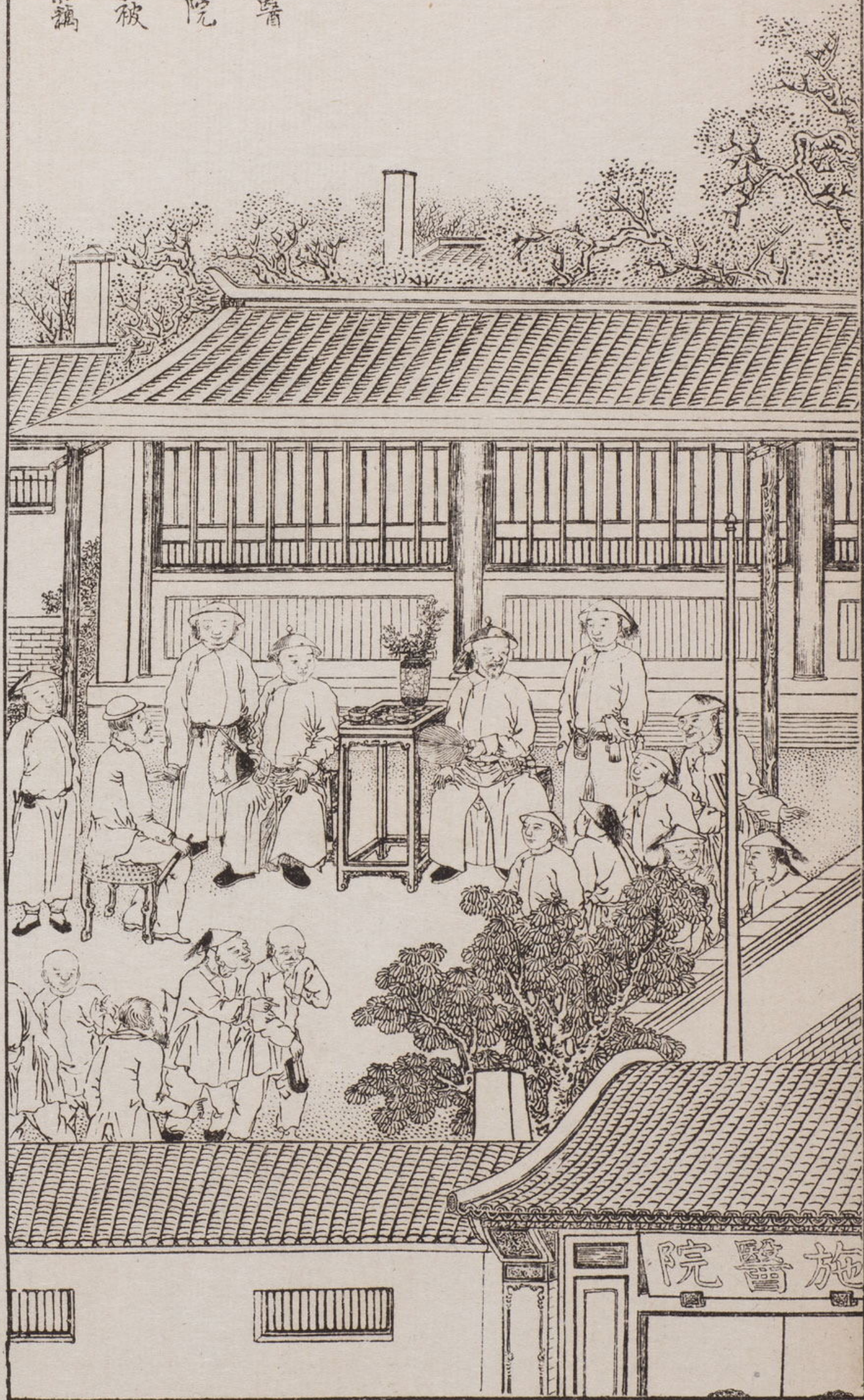
禮部



五

李煥堯

醫 院 被 竊



京師崇文門內西人設
施醫院醫生英人也
於閏午下旬回國即其
所居之室概行
封鎖六月初有賊掘門
入竊去物件頗夥
該院有教士文姓者同
居而與室知
其事報官勘驗
被竊之夜天陰雨足跡
宛在由是悉
抽院中人以履印證
即得王名案遂破原本齋
創行書報之初意必取
各處事蹟之類異
可俾者方繪圖以證新聞之
確鑿而項屑無謂
者概不闌入
是圖來自北友就畫
論畫尚堪節取閱者幸勿以
竹頭木屑為勑
牛溲喚本齋之兼收互
蓄也斯已耳



卜人受

廣東番禺縣某鄉落有替者
善嚴君平術日賣卜於市中
占者以其素著靈異故事
無大小人無遠近咸終造其
庵以叩吉山積教年腰纏頗
富村中諸無賴思有以魚肉之
知其未有不為為執柯者亦
以中饋乏人請多未便而又自念
殘廢誰肯以盼子美目下搥膝
啜羹幸致富有術或不終餓
乎適者以某女之庚帖道欣
允諾備大禮將親迎而忽來
數人謂某女已守其家于而爾
胡得聘有夫婦誓以口眾我
家亟尋媒妁窮究根底而女
適人遠理直而不得伸一時眾
口曉議罰百元以安後事所賴
里中者正代抱不平欲縛眾
以送官而始各為獸散噫青
猷飛去別無不來替者穿



不知婦姓及山耶何明於卜
人者而暗於自卜也



賭 匪 開 軍

平湖姚家柳下村居數十家素為博徒淵藪其最著名者為計申和沈阿喜沈白悌三人同設賭局而各不相能前月計方聚博徒作數錢奴戲呼盧喝雉一擲千金突沈白悌率黨數十人操刀弄棍排闥而入擒計按地拳脚交下徧體鱗傷時計家屬未敢與抗候其去後始延醫調治計素以忠信得同黨歡至是皆攘臂擊歛圖報復即糾五百餘人往白悌家以期雪恥詎白悌聞風遠遁吳嗣本地紳士恐釀禍初沈黨湊洋五十元給計為醫藥資事乃寢息然而開場聚賭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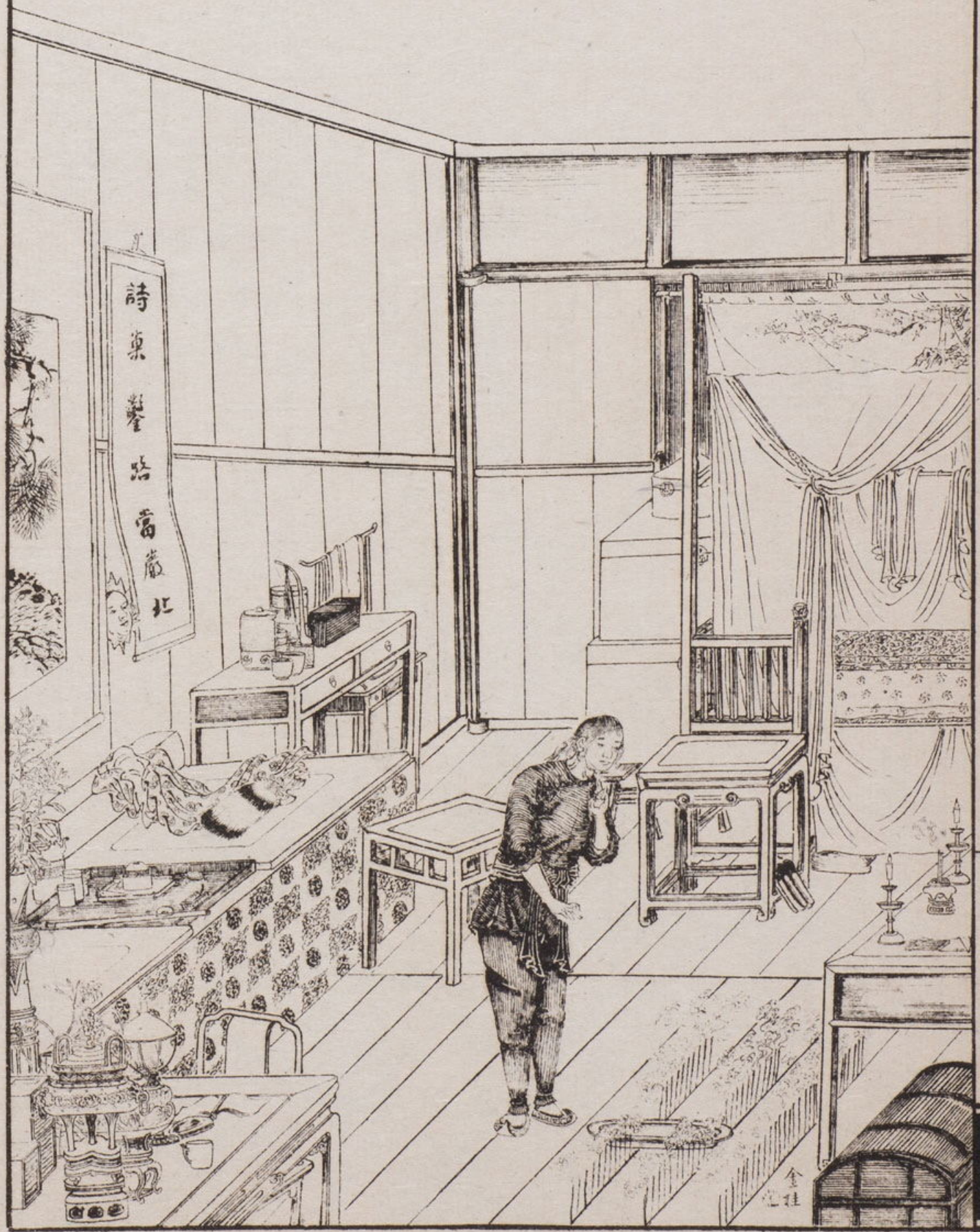
賈醒卿

眾行兇逆類橫行土於斯地有地方之責者安可充耳不聞乎



幻術竊財

松郡於上月初來一外方家揮
 幽僻寓所而居
 終日坐卧其中無所事而衣
 服原都銀錢揮
 宵數日以東若青取之又盡
 奇主人異之不故
 詢祇於夜間穴孔於壁以窺
 其冥室中置銅
 盆一燃線香繞以數匝口中誦
 咒語將身躍入
 即不見有頃從空中出而懷
 中銀洋疊
 置道中時晨雞鳴曉矣翌
 日主人向之借家
 似覺其來意給洋十餘元
 即束裝啟行向
 西則云無定噫是殆有竊
 地子降身術與
 異教不滅終為民害所願地
 方官明查暗訪
 務絕根株則造福無涯矣



親忘奴押

馬車之盛無逾
 於本埠妓館之多亦惟本埠首屈
 一指故每日於五點鐘時或招朋儕或
 挾妓出番餅飲餘便可向靜安寺一
 柳陰路曲馬結鑣連列過江石勝一
 欣賞者無不顧執鞭馬乃前日有
 某少年由靜安寺返過花恨身而臂貼纏在
 手而繫維與高宋然其樂可知行經泥城橋
 其母某氏蹤跡至此見此情景頓足捶胸
 號啕大哭經旁人阻遏而少年始往車其
 母向前扭挽髮辮而去蓋少年擅取其
 卷抵押洋圓出外遊蕩久不歸家其
 養我之詠不遺生存芭把之詩乃勤王
 事若該少年者因戀草堂之柳竟忘
 柳背之談清夜自思尚有天良一錢子
 宜加捶楚以儆冥頑



刺血請

江西巡撫潘偉如中
丞為已故兩江總督沈
大肅公之夫人林氏 奏
請卹祀廣信府城專祠並
將當日刺血請援稿書進
呈用以慰懿忠而伸遺愛俾天下
曉然於義烈之至可泣鬼神功德在
民詎分士女

皇仁之所推而暨即風化之所賴以端也咸豐六年
大肅攝守廣信八月間赴河口勸捐助餉時粵逆揚輔清
連陷貴溪弋陽等縣民間相率走避吏役里散守城兵亦聞
警皆潰夫人隨官任所當文肅未回署之前烽煙馳驟報日
數十至夫人懷印與劍坐井閣以死自誓慷慨請避皆卻之及
念受國厚恩徒免負笈刺血作書乞援於饒總兵廷選其書義
正詞嚴慷慨若霜日饒得書感泣星夜奔赴而文肅亦呻城虛無人
侯僥倖缺夫人躬汲鬻具壹漿以饗士卒用是感激爭奮連戰
皆捷而郡城賴以保全
夫人之功顧不偉與夫周室人才之盛上規唐虞而九人之治外
尤賴有邑姜之治內因戚所以見難也間氣所鍾今不讓古烈
在上者為

女中克肖我



血書底稿

將軍澤江戰績噴噴人口里曲掃孺莫不知海內有
饒公矣此將軍以拔師得名於天下者也此間太守
聞吉安失守之信豫備城守借廉侍郎往河口籌餉
松募但為勢已迫招募恐無及繼倉卒得募而返驅
市人而戰之尤所難也頃來探報知昨日貴溪失守
人心皇皇吏民舖戶遷徙一空署中僮僕紛紛告去
死守之義不足以責此輩只得聽之民則倚劍與并
為命而已太守明早歸郡夫婦二人荷 國厚恩不
得藉手曰報徒死負谷將軍聞之能無心惻乎將軍
以浙軍駐玉山固浙防也廣信為玉山屏蔽賊得廣
信乘勝直抵玉山孫吳不能為謀實有不能為守衛
嚴一帶恐不可問全廣信即以保玉山不待智者辨
之浙大吏不能官越境各將軍也先官保文忠公奉
詔出師中道肅志至今以為心痛今得死此為屬殺
賊在天之靈實武憑之鄉間士民不喻其心以輿來
迎赴封禁山遊賊指劍與并示之皆泣而去太守明
晨得餉歸後當再專請奉送得拔隊確音當執轡以
臨前部敢對使幾拜為七邑生靈請命昔睢陽嬰城
許遠亦以不朽太守忠肝鐵石固將軍所不吝與同
傳者也不則質蘭之師千秋同恨惟將軍擇利而行
之刺血陳書願聞明命



局 賭 害 人

賭博本干例禁近來官捕甚嚴而若輩亦不敢明目張胆顯行不法於是翻新樣而理舊業遂從花天酒地之中串行唱雜呼虛之舉借彼錦繡飲此膏粱而迷魂陣即消金窟也前日有甲乙兩齊人計誘人家子弟某在慶雲里某妓家為博賭戲某之初不之疑嗣微覺而輸洋已七八十元始則口角繼至用武是強者尚敢破其機關而弱者必至恣其搥弄傾家蕩產直轉瞬間耳東晉六朝時此風頗盛朝野上下競相馳逐陶士行斥為救時奴戲鄙之也寄語濁世佳公子慎毋入彼牢籠也



張志瀛



法人棄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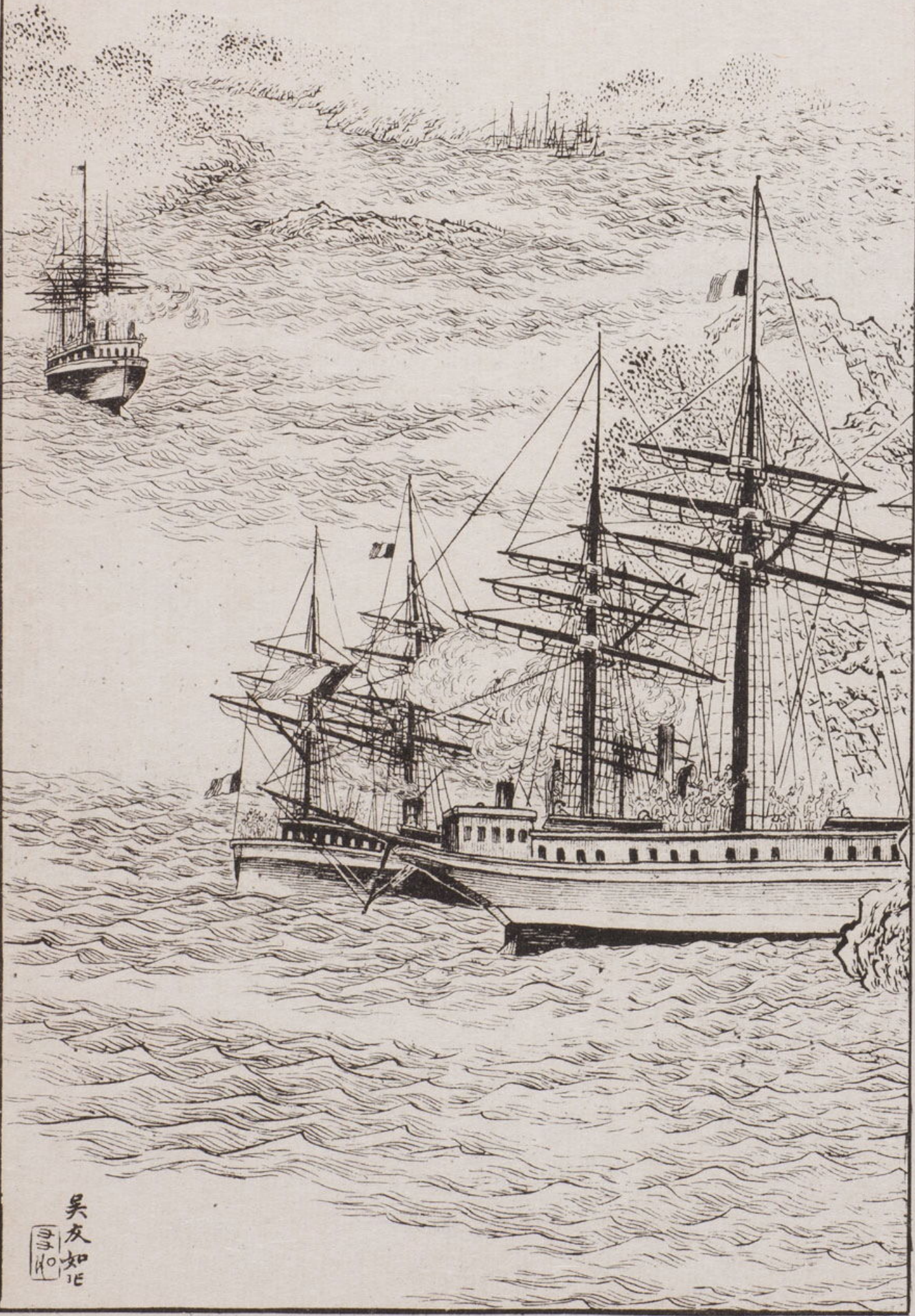
馬尾之役吉者紛如然而言不由衷斷難據為實錄乃十四日各報言接福州之電最為近情云某

國兵船
道出福州洋面見離長門海口數十里之芭蕉山外有法船多艘停泊均已落折該兵船之水師官疑之特往拜孤拔答以傷重不面並法提督坐船引水人湯姆生者為我炮擊去其時孤拔亦傷一臂至此疑其死矣又於天將曙時見法船上將兵士死尸撲入海中約二三百名當時藏匿在船底至此始行出即余以此事實而人謂法人沿途棄尸其心傷乎語云免死孤悲



物傷其類既經陣亡而
又巨浸是投如棄賊履
不使骸骨載歸故土其
心傷乎西人日不厭彼
有陸可據亦即隨地
掩埋故土與異鄉一也
當此天災尸臭又無
安主可任接連不投
諸海將奈何具棄也用
重物貼裹尸身自頂至
踵毫無罅漏沈之海底
了而已矣况脫帽以致
敵下獲以誌哀養生送死
禮不外是余曰此說亦未
嘗不是萬物同歸於盡
死後之事以何足深究
我惟上天好生不好
殺何不上體好生之
意俾若輩不罹
鋒鏑之為愈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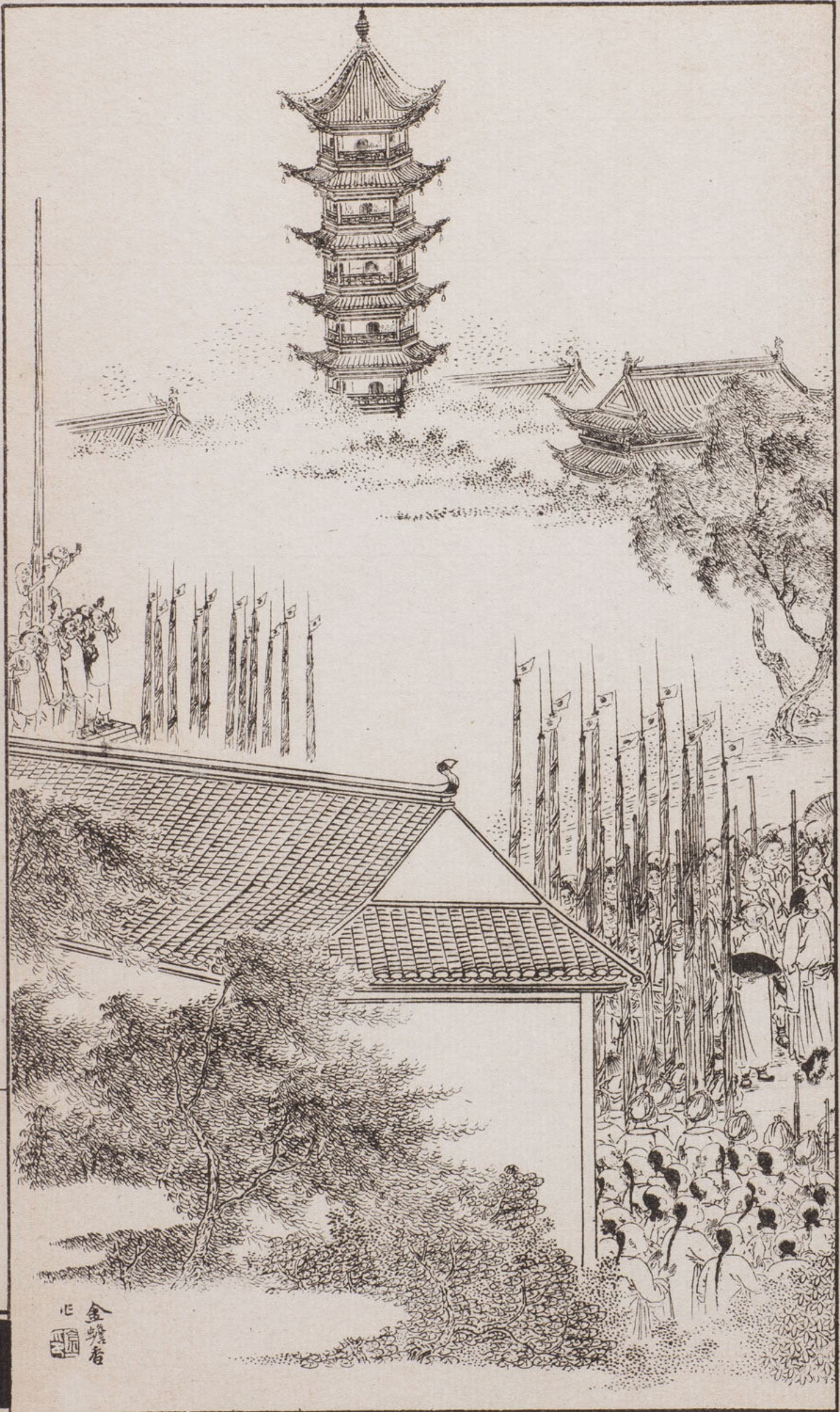
吳友如



吳友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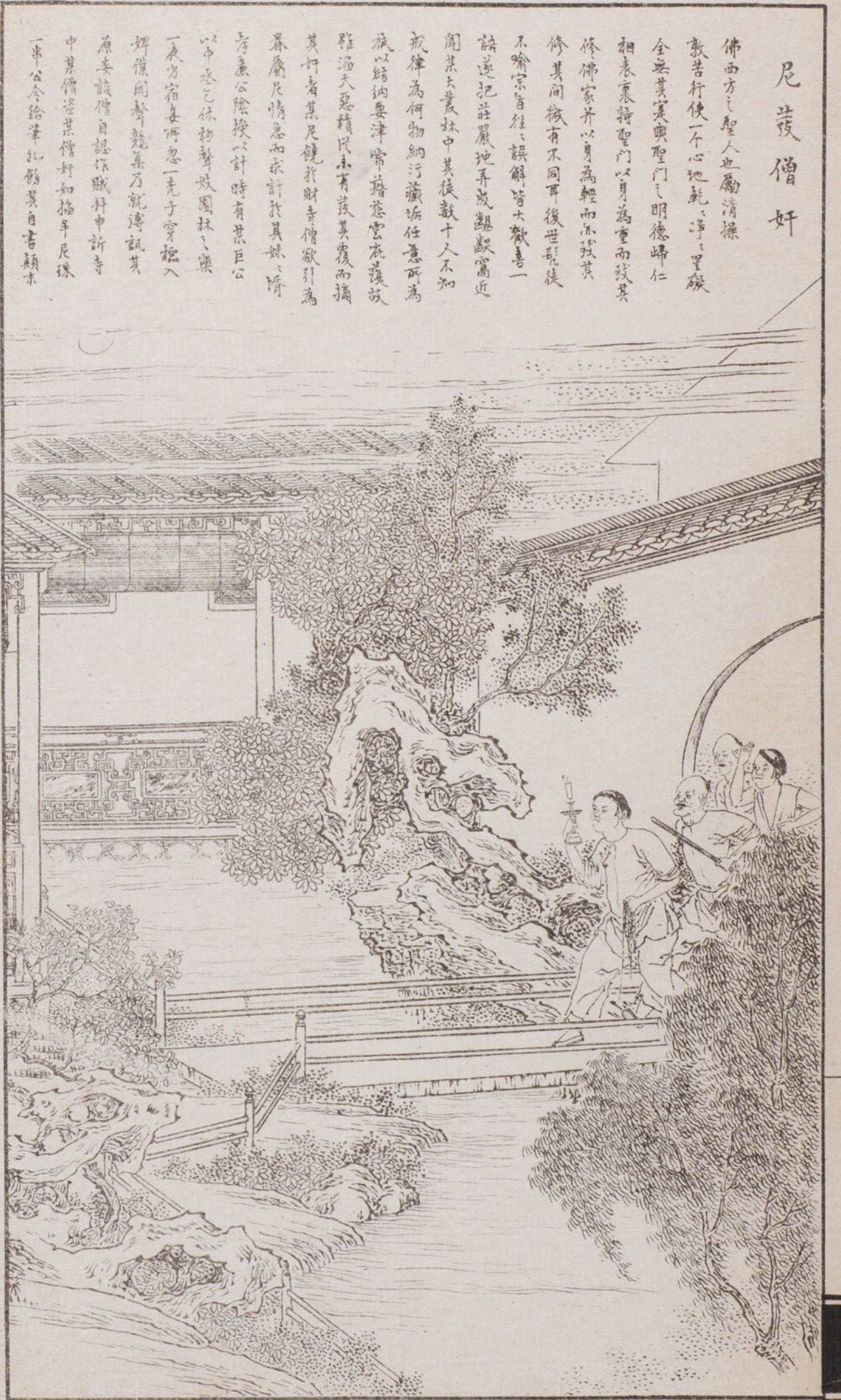
逃犯正法

上年九月間蘇臬署監內逸出情
罪重大犯人二名一名王二
一名彭學誌王二早經獲到正法
而彭學誌一犯則
於上月由清江浦標中營獲任
傳電到蘇臬署
派撥砲船迎提到省即日詳院
族奉撫憲牌
示定於二十四日巳刻恭請
王命鄉赴市曹
廣決閩郡三人同聲稱快
該犯行經護龍
街時忽而高聲唱戲忽而
怒罵途人獲悍
之氣至死不改是實正命
之尤者矣



尼後僧奸

佛西方之聖人也屬清操
教苦行使一心地乾淨
全無其美與聖門之明德
相表裏持聖門以身為重
而致其修佛家并以身為
輕而不致其修其間概有
不同耳後世聖徒不喻宗
旨往往誤解皆大歡喜一
語遂把莊嚴地弄成齷齪
富近聞某大叢林中其徒
數十人不知戒律為何物
納污藏垢任意所為以
結納要津常藉慈雲在後
故雖滔天惡孽民亦不敢
言其有某尼鏡於財寺僧
欲引為眷屬尼情急而求
計於其妹一僧某公陰授
以計時有某巨公以中丞
乞休初聲妓園林樂一
夜方宿毒河忽一禿子穿
樞入婢僕聞聲驚善乃就
溥訊其原委該僧自認作
賊科申訴寺中某僧密某
僧奸如搗平尼珠一事公
令給筆札勸其自書願末



願明送點署邑專署訊數言
即速某寺僧上一顆而伏寺乃
封或曰行竊之僧係尼所
賄出俾供明眾僧罪狀蓋即
孝廉所授之計也其狀呈
莫然乎



操 演 技 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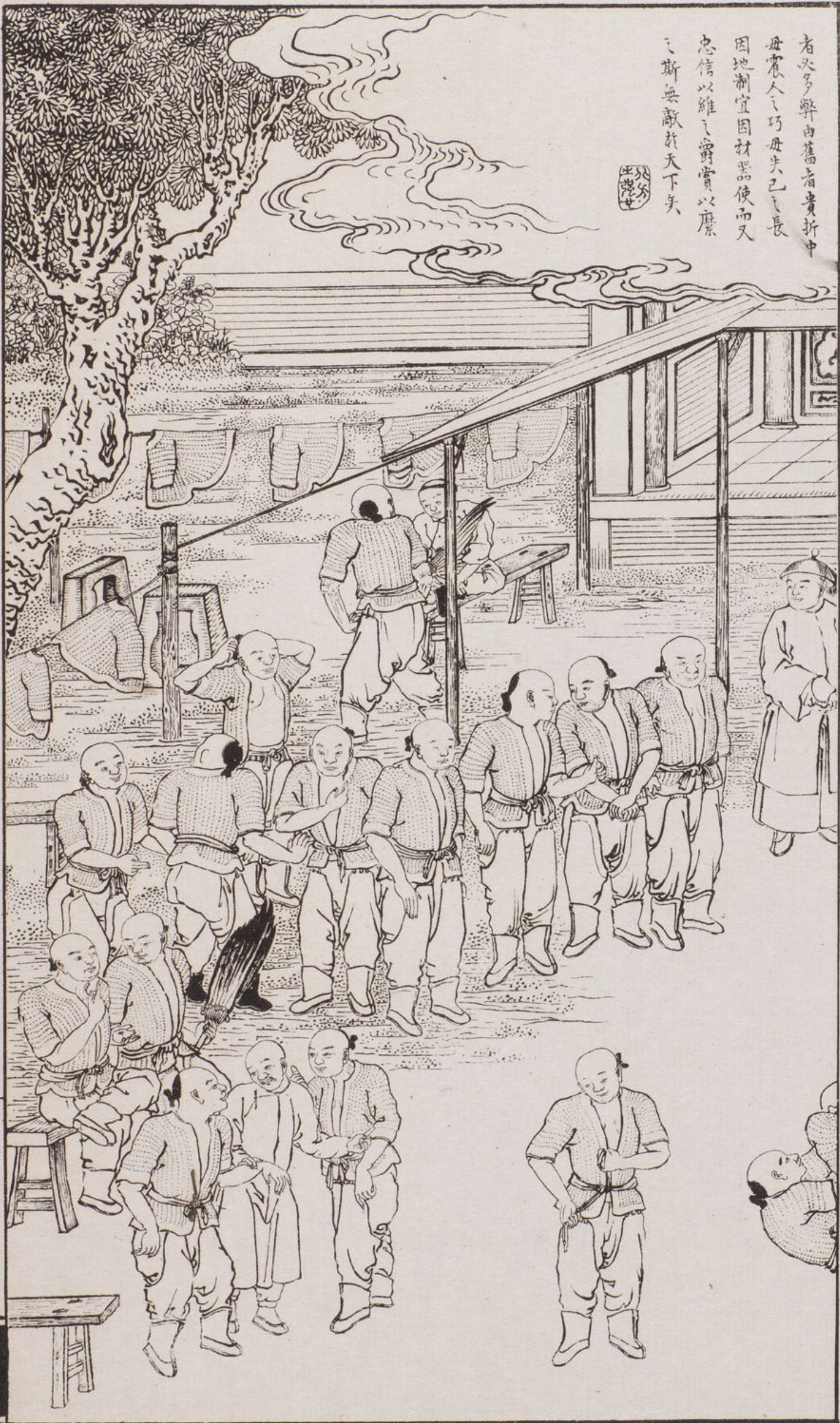
近世戰陳之重火器為先
一若刀矛搏擊皆可獲要
而不用不知利於遠者必不
利於近深山遇伏狹巷磨
兵舍猝不及措手火器
轉多忙亂京師善撲
營在東四牌樓迤西大
佛寺內每年夏間本營
統領在廟中閱看兵丁
操演技勇尚勇力不高
軍械蓋猶古時拳擊
類也閱畢分等第以示
獎勵而後歸旗夫偏勝



顧月洲

者必多弊由舊者貴折中
毋震人之巧毋失己之長
因地制宜固材器使而又
忠信以維之當賞以廉
之斯無敵於天下矣

吳



行尸厥勝



蘇城接駕橋醜臘鋪
 要一媳貌頗秀麗性
 亦溫和乃其姑則奇悍
 動輒尋釁其媳一切
 隱忍之眼淚洗面已非一
 日前日忽病故其族
 飲恨已深至此糾同
 親串借送殮一名一
 洩憤忿將尸偏插解
 花漂扶照於眾手挽
 扶繞行各屋末則跪拜家
 堂室室家蓋欲其
 鬼出現作耗故為此惡劇也
 此等風俗固不可
 以為訓然而奇悍之姑實有
 情道理恕而不
 能者惡祥可召和甘殘賊
 終夕絕滅蓋理
 勢然也各觀其親各子其
 子斯不特一門
 之瑞抑亦一國之休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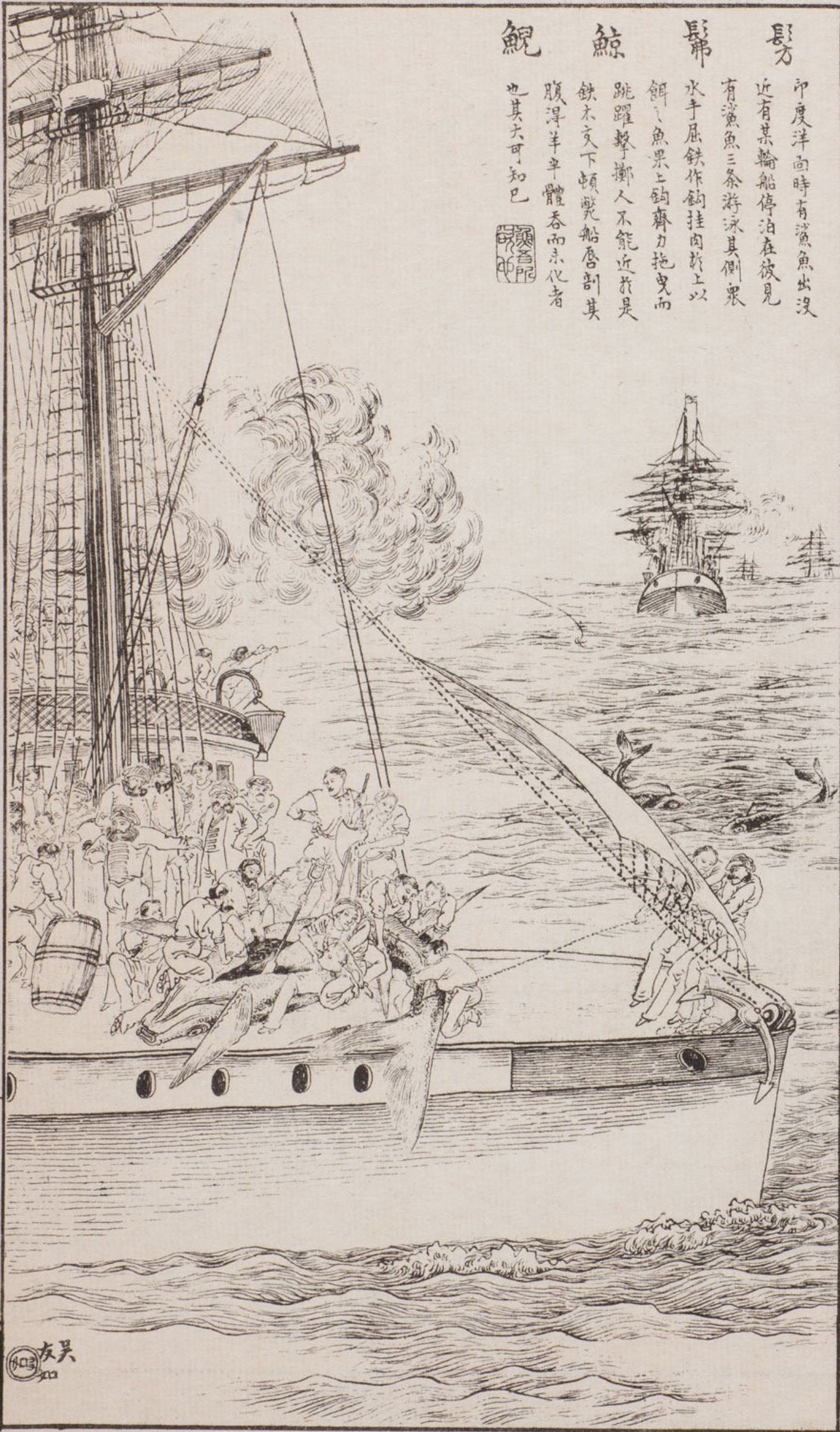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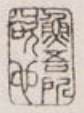
父代子責

蘇城某甲性沈着說話和素心
計見知於現任州縣某公專司會計
操縱一切以故家道漸豐置置妻
有年生有三子俱勝衣就傳延師某
乙為教讀子以母寵珍愛異常雖生
性冥頑而夏楚之威設而不用一日師以
不遵約束故將施記為主人所聞急
赴書室為子緩頰師不允故強以師
益怒主人亦忿然作色出手掌以示師
曰捷我何如蓋將以不敬捷者挾師也
執意師少年負氣遂應聲而擊三
下嗚呼夫夫師之於弟非有慈氣也而
怒必遷於東翁父之於子欲其成材
也而權不授於西席此兩人者殆誤
所謂什麼東西耶



鯨 鯢 鬚 方

印度洋面時有鯨魚出沒
近有某輪船停泊在彼見
有鯨魚三條游泳其側眾
水手屈鉄作鉤掛肉於上以
餌魚果上鉤齊力拖曳而
跳躍擊擲人不能近於是
鉄木交下頓斃船唇割其
腹得羊半體吞而未化者
也其大可知已



初流

恭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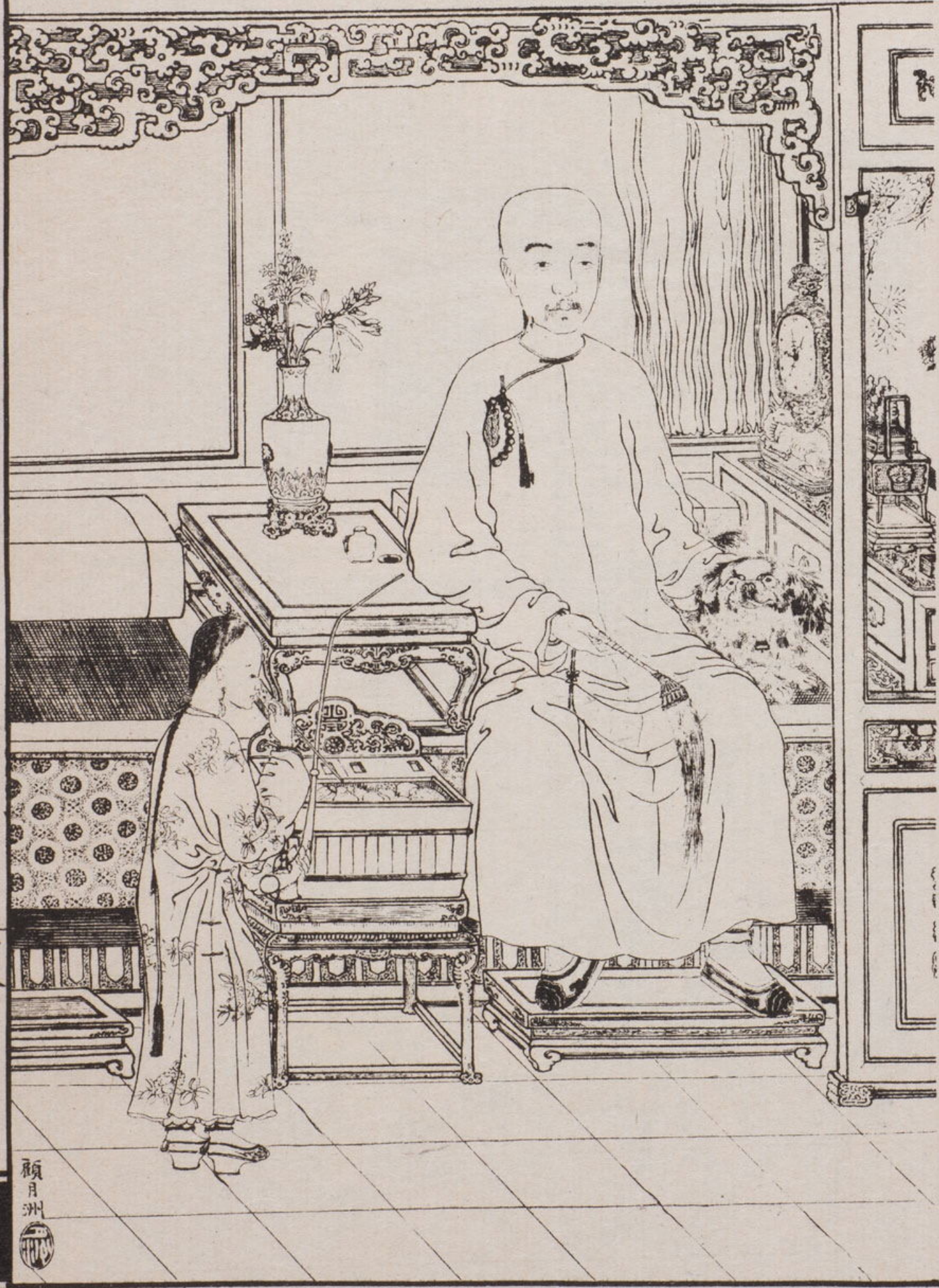
養疴

恭邸為天潢貴胄
中興事業實冠百
僚乃以久在軍機積
勞殊甚匪躬寒
二十年如一日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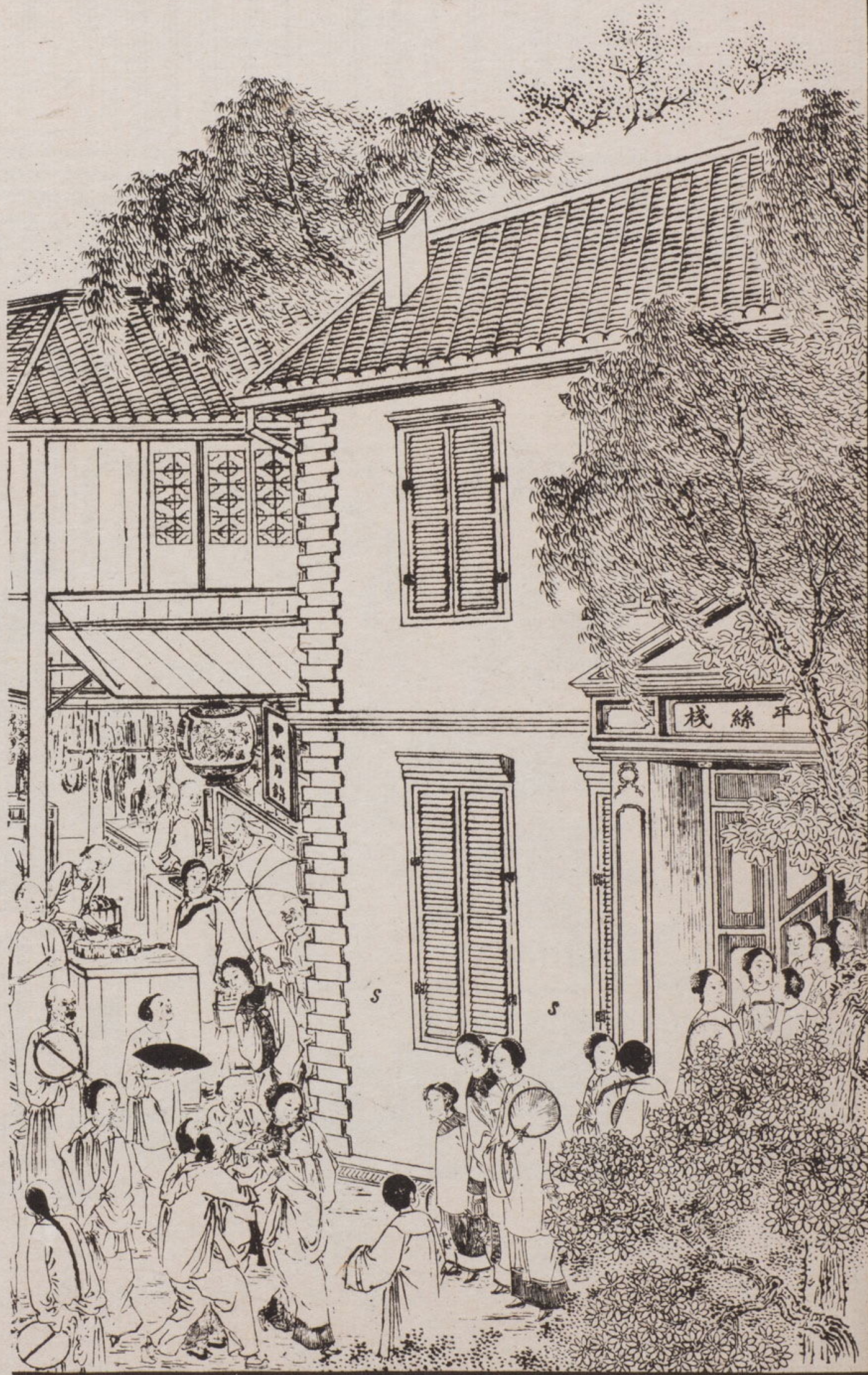
皇太后

皇上眷念勤勞着令開
去差使就邸養疴
聖恩何如高厚哉近於北

山之麓建無別墅
臺榭曲折花木扶
疎長橋臥波清流
見底信安體之佳
所誠養神之勝地
漸占勿藥無慮矣
薪已昔周公謂魯
公曰君子不施其親
周道所以稱忠厚
也予日望之矣



且狂見乃



詩不刪鄭衛所以示美刺也
 黃裏青衫一作范蘭蔓草
 吟具見男子無良婦人無耻願
 及爾偕老畏人多言終勝嗜慾
 而托狂者之人盡夫也風俗之淫
 本埠尤甚自長三以迄花烟間其
 公然插標招迎主顧者無論已
 下而住家也甚甚也亦有陰以綏
 孤寡鵠為生涯者但其一面甫
 交遠與器控而縱送事後靜
 思其與豕狗所為何以果是廉
 耻長盡夫亦何足深責哉所可
 怪者碧玉年華綠珠風流嬌
 藏無屋傭賃有工如本埠雖
 絲棧之婦女每當晚歸輒不
 下數十人而一任沿途無賴評
 妍媸忠戲謔牽衣擦袖合
 辱索差遂使禮教之邦寺
 諸化外乎七月初十日報登
 婦女受辱一則即此事也



五世同堂

羊城西關民人談某
現年一百九歲
算花甲之壽幾
臻兩度集
林士：福罕此大年則
諸香山九老商
山四皓：傳亦無愧色
其長子則
已八十有奇而孫
亦六十矣
下至元曾又復
良治良弓
肯堂肯構行冥時
之五福比天保
九如洵為熙朝人瑞
詩曰俾爾



西關橋園

壽而祿伴爾熾而
昌可為
談君頌矣



基隆再捷

各報登七月十六日
下午廈門
來電云法尚有
兵船兩艘



泊在基隆近與
該處山上

之華兵相攻查是
處之法兵船
一為巴夏爾鐵甲
一為小號

兵船隊華兵
於海關後面山上建築
砲台法知不
到於英船故特然砲
轟擊予以

莫阻遏不行等語是晚又有
輪船從台灣
來滬云

本月初十一兩日法人又在基隆開仗
船失三艘計受
中國十一砲三船均遭傷損
故即退出口外法兵
被擊死者十餘名我軍僅亡一名此係
的確捷音等語觀於此而知法人
之貪詐凶殘幾無
人理孟子曰仁之勝不仁也猶水勝火法別為不仁之甚
者我亦終必亡而已矣

人理孟子曰仁之勝不仁也猶水勝火法別為不仁之甚
者我亦終必亡而已矣



和尙治遊

佛自周昭王時下生迄於滅度
足跡未嘗履中國土
和尚胡來我乃後八百年而有
漢明帝說談說夢惹
出這場事來今之僧人徧天
下其真復那一个是
佛門弟子但非顯行不法人尔
不予深究耳乃前日



金塔香
一柱

本埠老丹桂戲園夜演時來
一和尚手搖鵬扇身服
羅襪高坐正廳妄談時事嗣
又喚到一妓就坐其旁
以邀以嬉相偎相倚種種醜態
不可描摹夫原其出
家始及其父母生而不能育窮
而無所歸也不然歷盡
艱苦厥履塵器難去頭毛期
清心地入空門遁跡銷聲視
生如死徒未有志卻本
乘絕無忌憚來淫謬妄至
於如此之極者是直
人妖而已矣有司官宜確切
訪拿置諸站籠中
以著罪惡而昭炯戒

和尙



得 常 夫 馬

江西省上高縣茶坑嶺一帶
近多常患薄暮
即無人行他若宜春縣
之排石凹紅米寨等處往往白晝
噬人嗣經人持械
往捕始獲
之萬載縣到一野
馬肥壯高大回吳尋常情鄉人
率眾追逐
仍被逸去意者天關上駟
不受人間羈勒
者與

奇四盛
于



吳友如

起度孤鬼

京師西直門外
高粱橋
為玉泉山水東
流必經之
處然地近荒僻
時有投河
身死之人七月
十五日該處
建盂蘭盆會
延僧設醮
普濟孤魂一時
鬻影衣
香繖繡打道
入夜念經
畢施放河燈



顧月洲

萬柔全
蓮浮盪水向
波光照
耀上下通明
誠一時
之佳景也



落花流水

揚州上海金灣河

一日浮下

木板縛女子腿

二紅綾鞋子

篋子穿裏東珠

刑端整飾

視之則自勝哉

下者地保

河快見之欲稟

官而為值

日差人叱阻不得

行於是推

入中流隨大江而

東去不審

何處小嬌娃驚

被強徒殘

害可恨縣差昧

良不予稟

究則此冤何徒

昭雪哉



金瓶梅

瘋犬可畏

聞人云遇瘋犬被咬無論男女即斃犬胎女則猶可醫治下毒血可望生男則無有不死者事未日擊即信疑參半今得安慶小南門外某姓家所畜之犬因食毒蛇而瘋鄰家有一猪珠肥特將出售因估價爭出園外而被咬後猪即不食猪主疑其病也宰之而售肉屠戶剖腹中有一小犬無數則被咬懷胎之說為不虛矣然則洋人着人日在街頭捕無主犬未始不慮及此近近殘忍而不可謂非善政



開 考 愈 橫

直隸
河間府
知府胡太守
按試屬縣各文
童之日文河縣童生
王者者以犯規
擅申斥而該縣童生
遂性震滋事一
倡百諾哄入內堂逢入
敵人過物毀物
致令府尊隨送人等
四散隱避而久



符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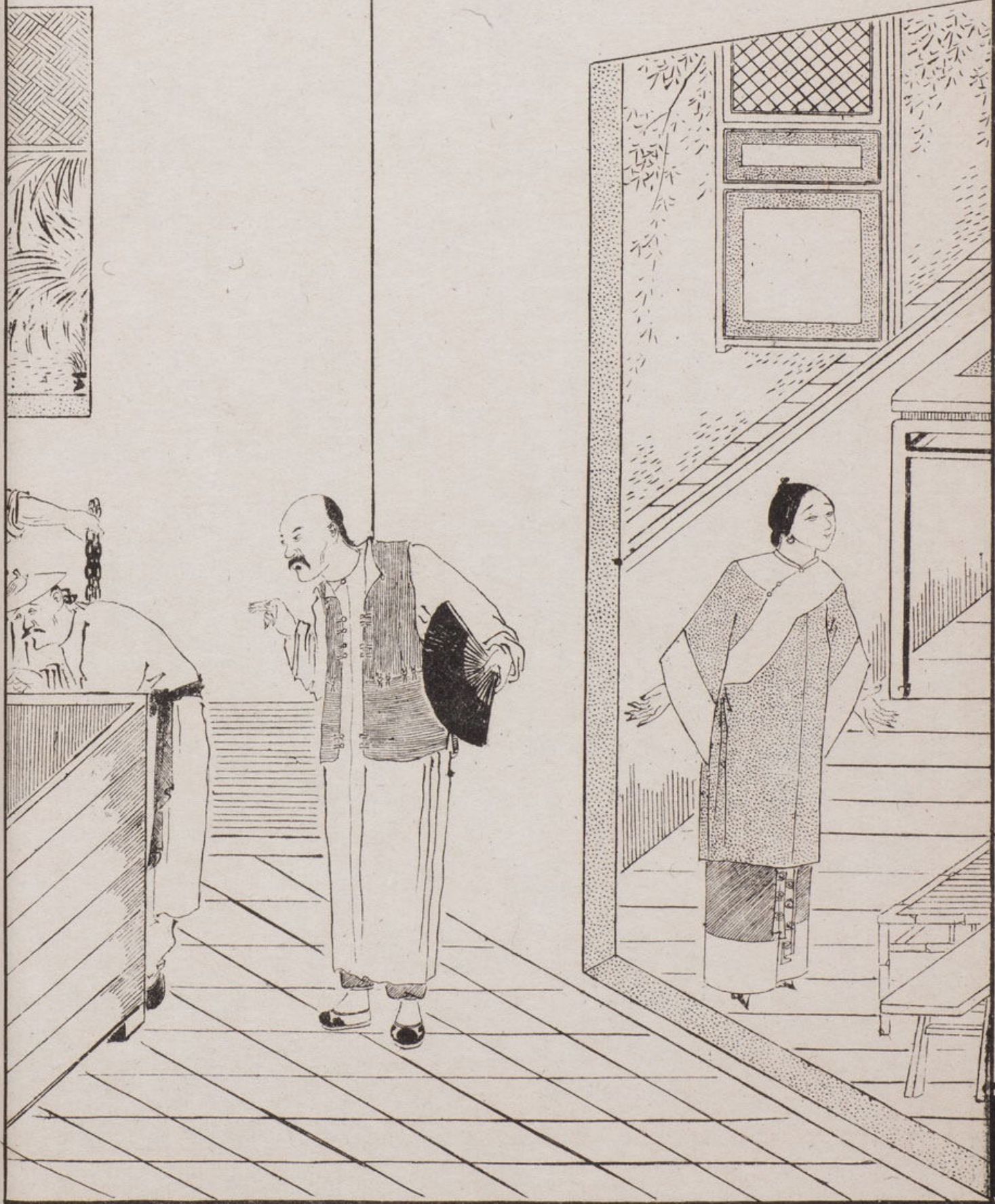
擅自開門紛：散出
時文河縣已得
報率領府縣差役各
持繩索堵塞兩
轅門外以備拿人適
童生奪門出披
竹木為軍器勢如潮
湧差役不能敵
潰敗若崩一任其東
西奔竄而散刻
由縣標學會同飭傳
童之父兄師保
嚴查待辦按童生開
事各處皆有蘇
城關市肆松江關教
堂湖北漢陽孝
感童童關寓所為博
功名備廢程枯
其自居何等也即使
將來得意已不
免留一瑕疵供人指摘
矣士子守身如
矢子於今不可多得



馬

藏身不穩

營口王某東營之鄉約也因事至某典鋪無意中見一人質銀簪一支分量頗不輕而質錢特察疑而尾之至五台子地方見其入趙小車之馬家去志之回下處適蓋平差捕來解在逃案犯於是商同往探至則馬家只一女郎在年可十七八王伴與攀談入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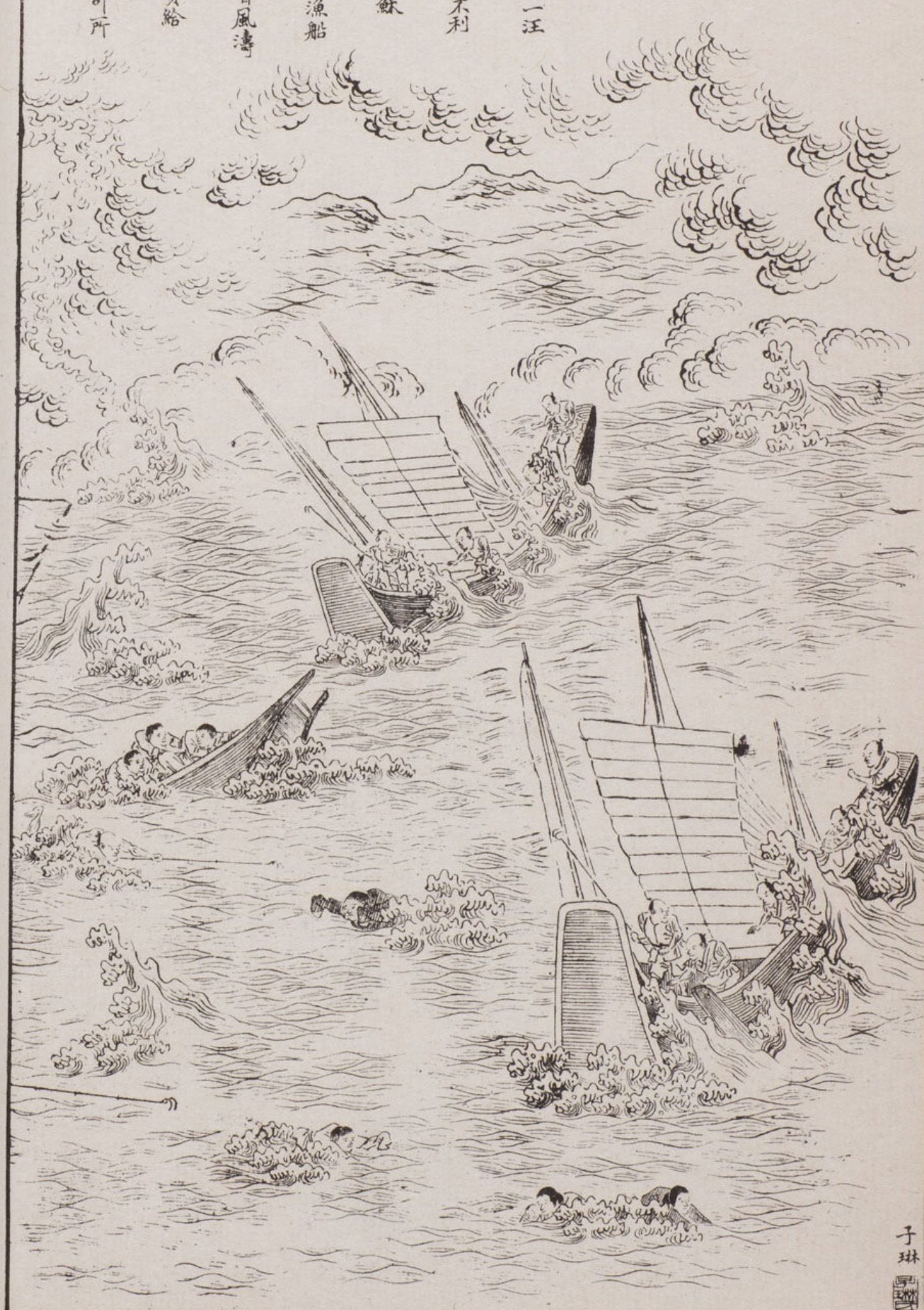


周視屋隅一木櫃有烟縷自櫃中出遂與差役共飲之獲人二金飾亦物累向使該二盜不遇冷眼旁觀之王鄉約或蓋平差捕不遠來究其量隨典隨用其過好日子也能幾何且所過之日于如在九幽地獄中不能為一日之出頭則與入棺待死者無以異枉枉以去得見天日何必非盜之幸



太湖救生

太湖居五湖之一汪洋巨浸跨接三府一時風波不利舟艦遂遭覆溺光緒初蘇善士設立救生局議令沿湖漁船漁船願堅巨冒風濤船共八百餘艘救一生者賞給四十文死則半之一年中計所救不下百數



十八年五月二十日

風災尤為奇

特上午天空雲淨水平

如鏡霎時雲

一片起空中四出滿布

即有龍尾屈

曲下垂且不止一龍成

而雲黑如墨

濃如霧船尾之人不

能自見船首

收港不及紛淹沒

幸有漁船爭

先恐後奮力施救

其勇者以長

繩繫腰際一端挽檣

上躍身入水拯

之出共得生者五十餘口

死者二十餘口

有顧姓父子二人住蘇城內

不在救中得

慶生還者是傳播人口知

救生局

之功德非淺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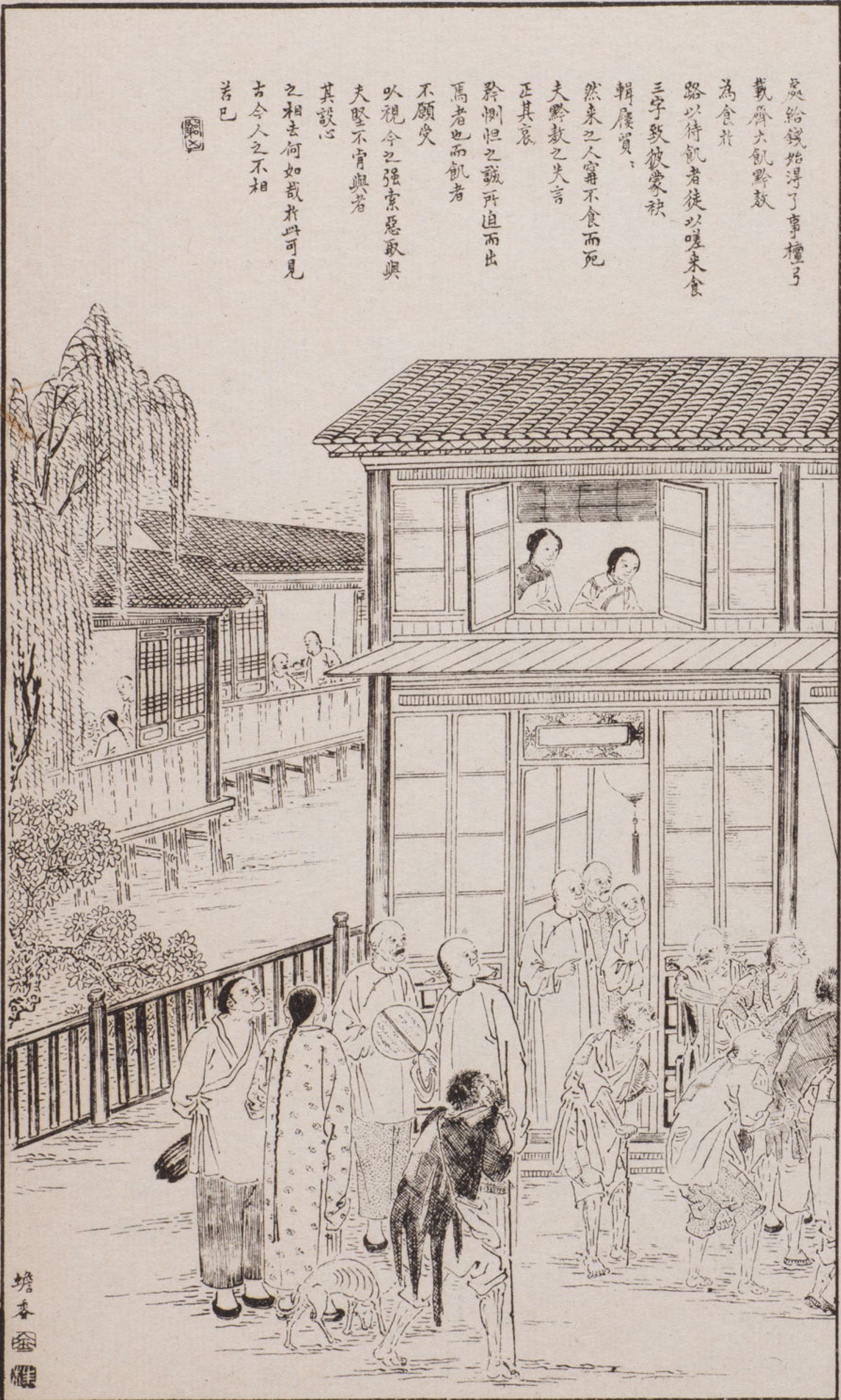


惡 丐 索 錢

京師西安門外
有二丐
向某鋪戶唱曲索錢自
晨至午鋪主
執不與
丐乃集二千餘人與該鋪
為難至翌日經
鄰人調



炭給錢始得了事檀子
載齊大飢黔款
為食非
路以待飢者徒以嗟米食
三字致彼蒙袂
輯履買
然來之人甯不食而死
夫黔款之失言
正其哀
矜惻但之誠所迫而出
焉者也而飢者
不願受
以視今之強索惡取與
夫堅不肯與者
其設心
之相去何如哉於此可見
古今人之不相
若已



嚴 辨 混 混

北方風氣剛勁無業游
民輒恃其
臂力過人橫行鄉里振
臂一呼附
和千百遭其害者隱忍不
敢發真地
方之患也天津道胡雲
涓觀察履
任後即飭縣備站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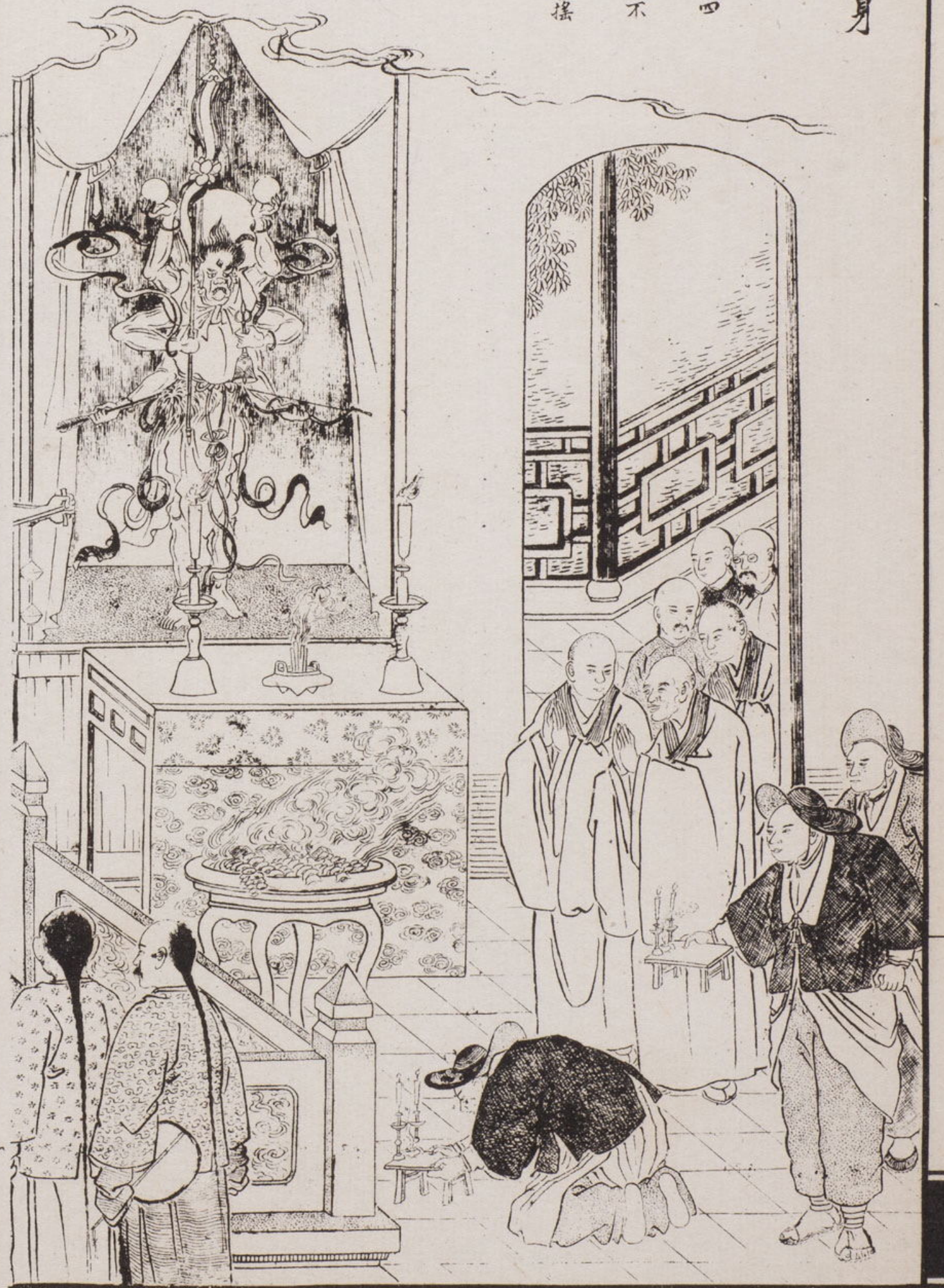


數具紅衣
褲數髮立提著名混
喬三李煥
章到案傳髮匠委負
監視難去
髮辨祇留一角如孩
提然背負
三角小旗標明姓名罪
名係以錄
鑄通衢游行游畢
監禁期亦
洗心革面而後止昔
子產治鄭
寬猛文相濟孔子
歎為古之
遺愛觀察此舉卓
然有古君
子之
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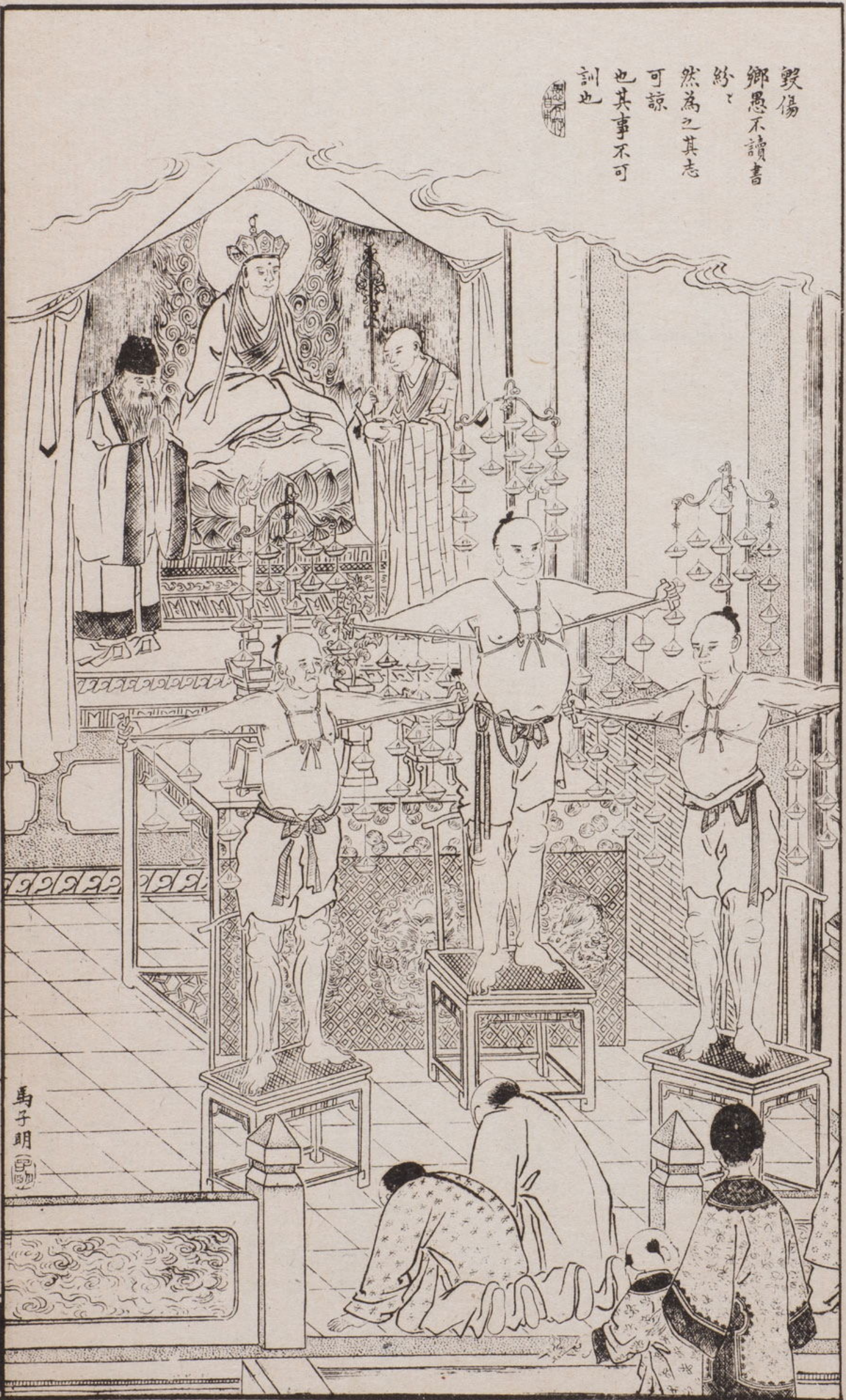


點肉身

本郡城隍廟年例七月十四夜四鄉男婦入廟燒香竟夜城門不閉燈火絡繹於道廟中燭燄搖紅人聲沸水最可怪者殿之四隅有裝肉身燈者六人赤身跣足以鐵鈎橫貫胸脇間下綴琉璃燈四十九盞云是所以報親恩者考經不云乎身體髮膚皆受之父母不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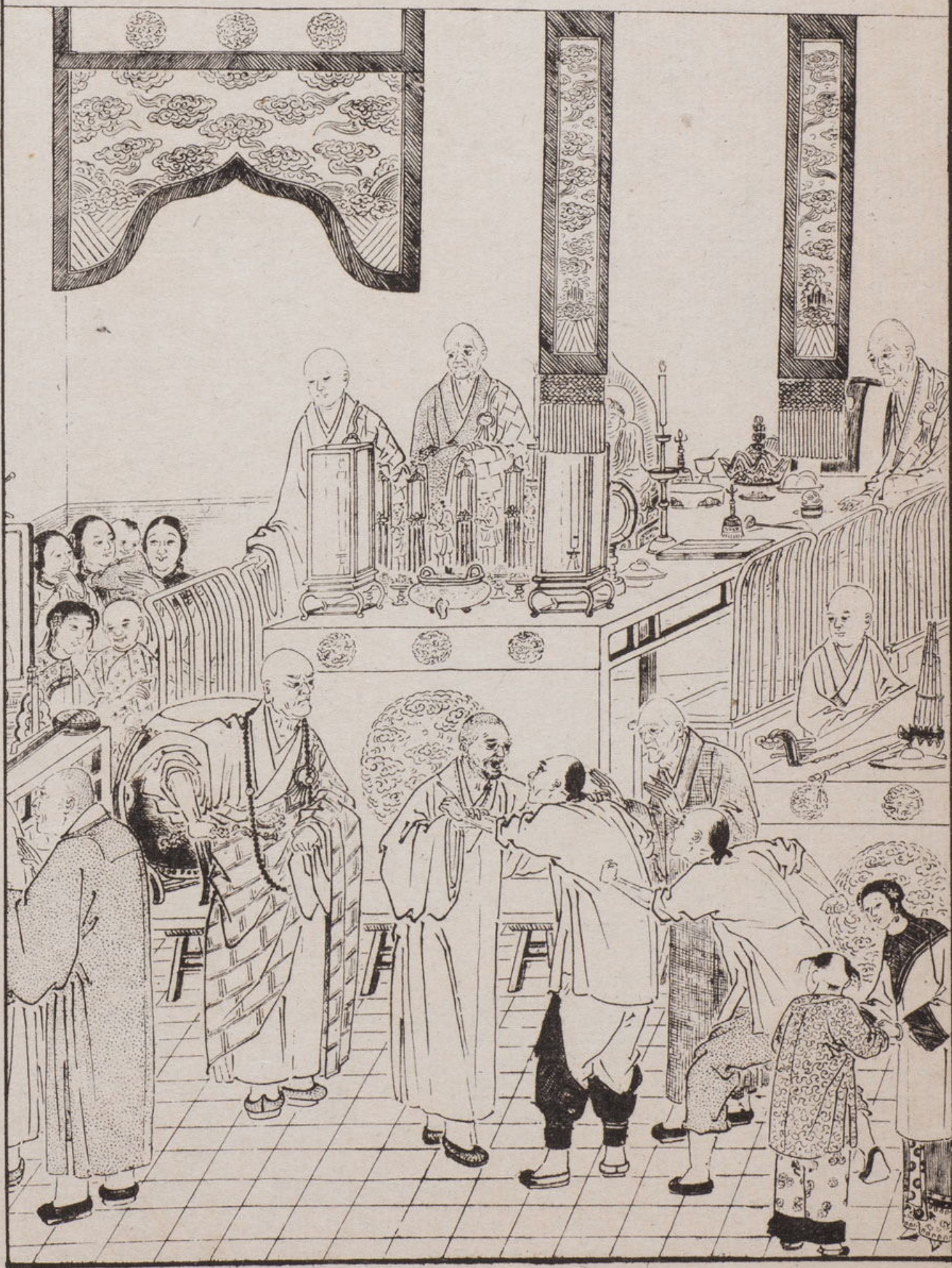


毀傷鄉愚不讀書紛然為之其志可諒也其事不可訓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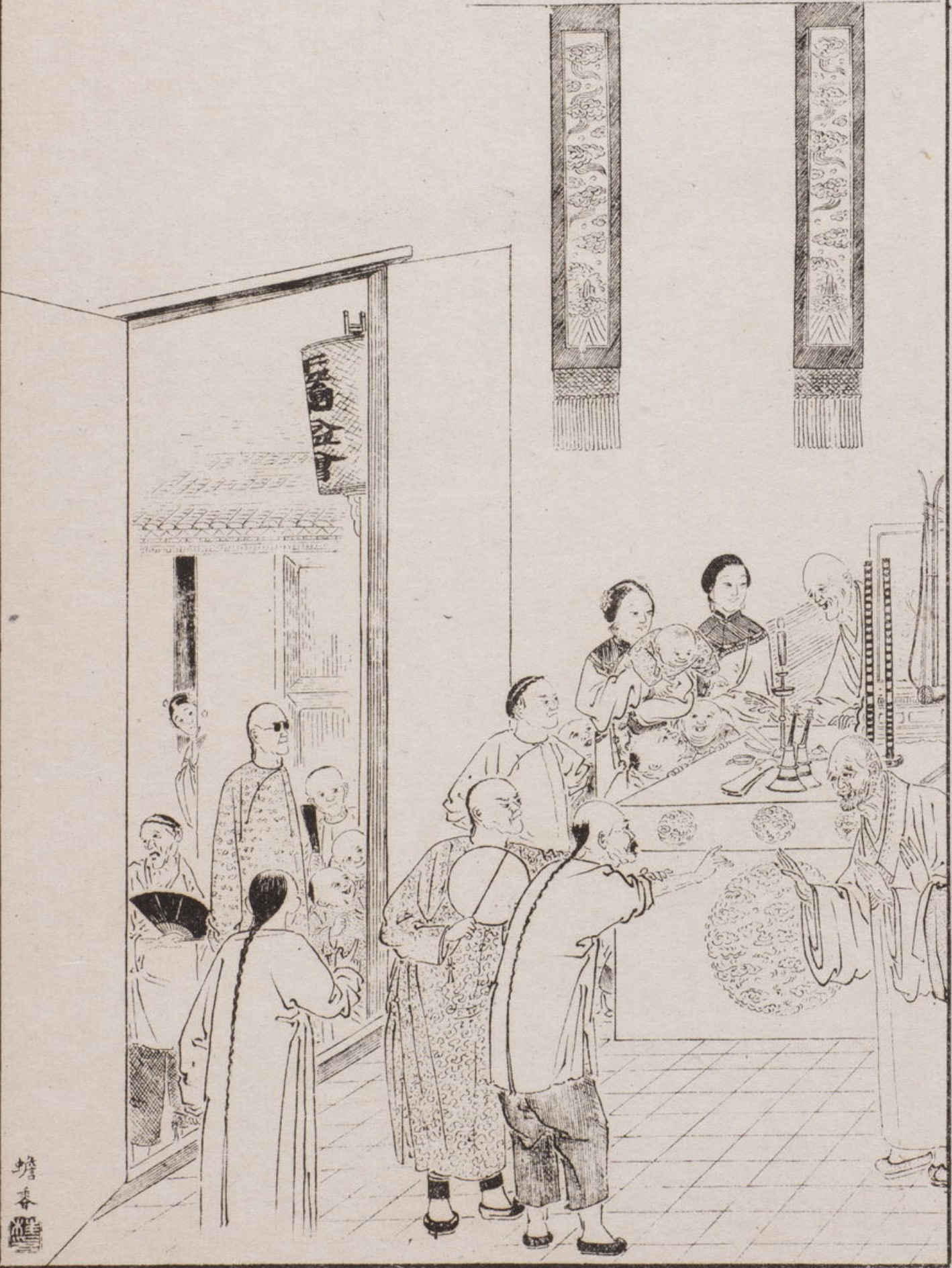


大開盂蘭

每年中元令節各
城市各鄉鎮
咸行盂蘭盆會名
曰振濟無主
孤魂相沿既久乃成
風俗揚城灣
子街亦興是舉焰
口放畢例唱
佛曲其節拍則與
土妓之小調
相仿佛故識者鄙
之而庸者
轉樂道之主座僧
非揚產且不



語其例事畢坐蒲
團入定而為
眾所非好事者舉
以告後強之
行僧高聲曰是非
所習敬謝
不敏眾益詔笑之
僧大怒撩衣
下台勢頗洶議者
比之醉打山
亭之花和尚而稱不
謂然神門
例不習管經經典中
亦有讚詞
而無所謂曲以不敏
對非其過
也乃始則強之所難
繼則激之使
怒正以見施主胸中
之離礙不得
以其動惱故而遂不
曲審其是非



捨命求而

七月初浙之鄞縣方苦旱
邑尊設壇祈禱方橋江有
龍潭先緒五年有施姓寡
婦三人因歲早木橋投身
蔣山龍潭為地方請命今
則又有楊姓女郎年僅十
七往西南鄉上水與與其母
織席度日者必以官民盼雨
情切伺母赴市沐浴更衣
徑赴方橋江龍潭而死越
半日雨果沛然下苗遂勃
然興此女洵功德在民哉
竭血誠一片當血食千秋



金桂

援之以手

金陵元武莫愁
兩湖荷花極盛清風
送爽香沁心脾
韻士騷人每樂於此寄興
有客馬扁舟
乍泛菱葉輕拖花為四壁
船為家屈曲
湖洞正在及時行樂不料
船身偏倚此
身已在水中央矣幸逢采
蓮諸女郎相
與舒玉臂開笑顏援之而後
出一時見者
軒渠不已不謂左抱右擁
之趣乃在
拖泥帶水之中



金桂

砥柱中流

台灣時海外為閩省外屏在者法人啟畔沿海各防軍日夕戒嚴以待而閩省是連蹙蹙
 長門之戰法用詭計壞我師船而將帥之少勇寡謀寔不能為諱由是台灣之勢益
 孤而法益熾熾孫堂軍門駐滬尾敵乘勝擾滬尾軍門以無舟師可以楫為夾
 攻而故示之弱誘令登岸出偏師迎擊之法遂大敗由是不敢正眼觀台北向使滬
 之戰亦臨長門轍則法之要求於我者不知將若何然則一戰而勝固即安危禍福所
 由倚伏也軍門之功豈不偉歟曩時台友寄柬台北與圖已摹八九號盡報中而戰陣
 之事闕如今又有以接仗情形屬為補入者再三辭不獲勉送其請而軍理寔不可通人身
 無可再小而營房樹木出其下亦自知其可笑也聞者但審事實而勿泥圖畫尺寸之末則可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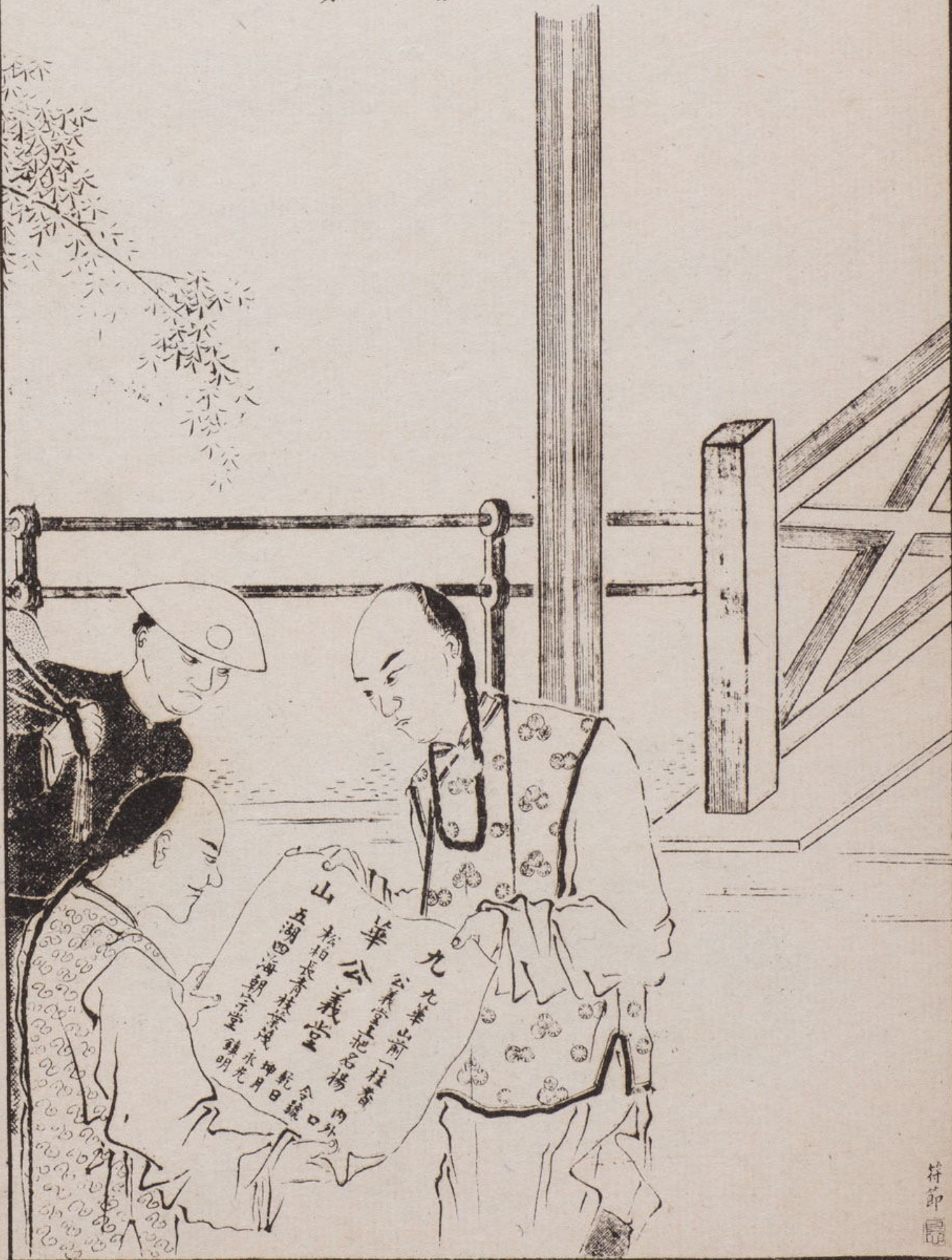
夏夫遇鬼

杭城武林門內有義倉之左有隙地
 浮屠一棺歷有年所相傳棺中
 係縊鬼而沐日氣漸就枯裂一夕夜將半
 更夫擊柝過其處微聞剝啄聲
 時則新涼一昧淡月不明恍惚有人徘徊
 於荒烟蔓草中更夫憶及層棺
 處毛髮為豎巨奔下院門首下院者東
 嶽之行院也該處有守瓜村夫
 聚宿於此衆見更夫倉皇至叩所以更
 夫以見對守瓜者侍人衆相率
 偕往既近望之見一鬼繞棺走衆反奔
 更夫亦奔柳籬葉於地而不顧
 詰朝告毀董由善堂
 掩埋之而是怪乃絕嗚呼人死
 以土為安久暴於外
 陰陽搏擊乎
 而體魄不安其出而作怪
 者正其急
 於求安也理之所
 有不必
 為事之所無



跡近會匪

本埠英色探秦少卿
獲得
張德生等友
才二人解公堂訊辦緣
二八
形跡可疑搜
其身時則有白布一方
上書
凶名堂名內
外口說井之言實譯不
輕語
四司當由公
堂移縣研究二人雖不
承認



而要非安分
良民已可決矣鄂撫
裕奏
獲會匪彭海
雲究出同黨郭桂雲
蕭桂
堂并在新拿
劉之類紹温起出觀布
刀旗
逆書偽印等
亦有凶名堂名訊供直
認不
諱惡跡顯然
立即正法而餘黨之散
布於
各省者度必
不致安不慮危治不忘
亂是
所望於勤求
民隱者



觀破賊智

揚城風箱巷內某姓女郎偕鄰女在門前嬉戲有一人身畔在耳根一掠將金環攫去女負痛揪住不釋手



聞信至見其人執扇輕搖衣服華好疑不類小竊而女堅執無訛眾曰盍搜之解衣磅礮了無所得適本坊地保至其人即以誣竊為言殊不干休旁一媪曰請再搜再得証良之罪惟予是坐於是再搜而果得於左足襪套中蓋初時藏在古灰因爭論急背人騰出納入襪中襪已搜過者曾不慮其再搜也不謂媪之冷眼獨清也寄語世人不可貌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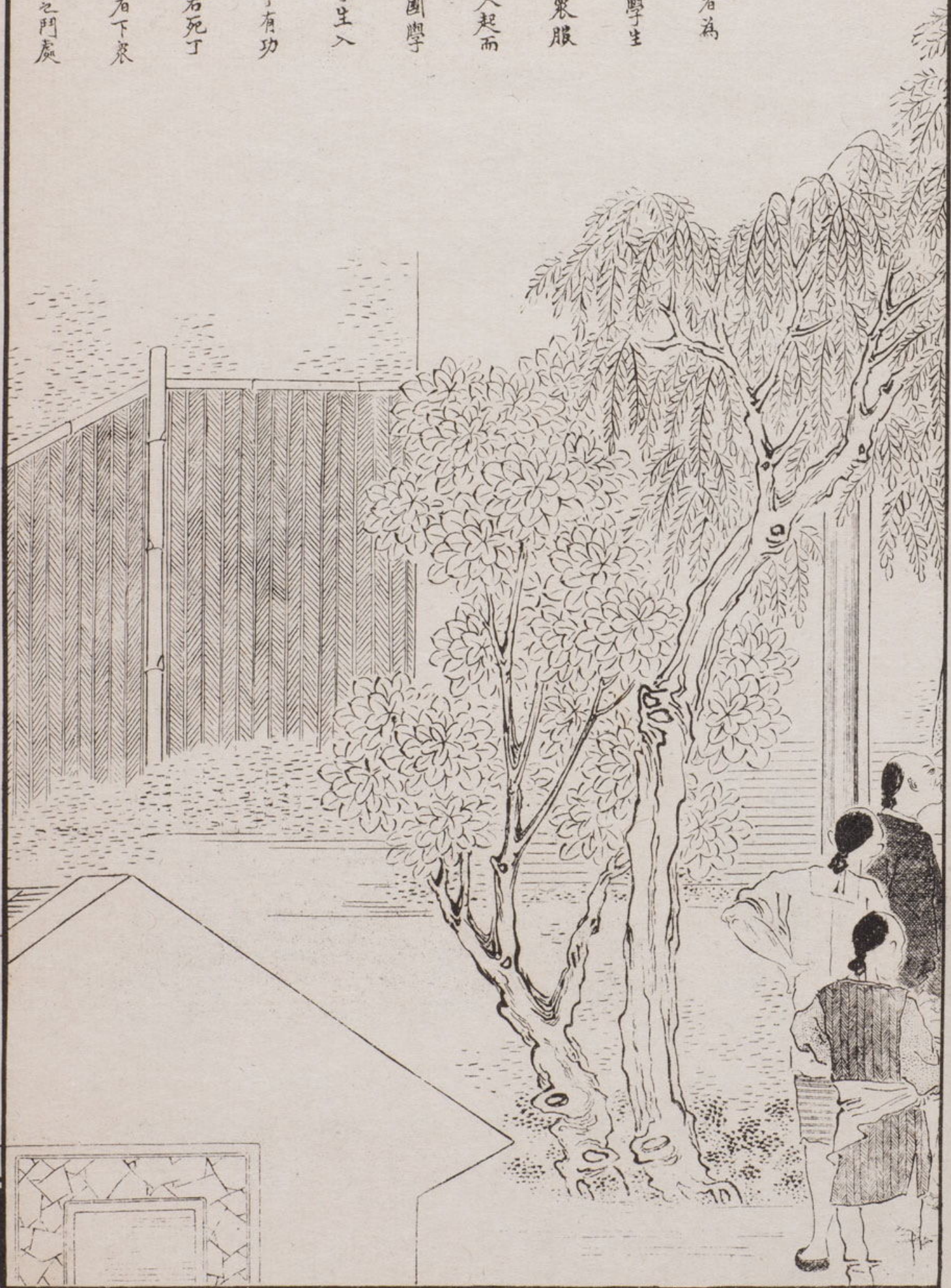
奸謀敗露

鄂居洞庭湖之北
故行者以
湖北
為名環湖
而居
者多業漁
利之
所在人爭
趨之
而奪蕩
滅門
之事亦因



吳氏

之而
起漢陽北
泉地
方近有甲乙兩
村爭湖
肇事甲村之主謀者為
團學生眾趨
其第拱手請策團學生
昌言曰若要
官司贏除非死一人眾服
其才皆曰諾
問誰可死者坐中一人起而
言曰今日之
事丙為首宜死丙團學
生妻立屏後
聞眾議亟趨團學生入
內謂之曰丙為
我家螟蛉子於此事有功
何可死團學生
悟出謂眾曰死丙不若死丁
蓋丁係逃犯
隱於某廟為火夫者下眾
議愈趨之乃
使人誘之來殺而置之門處



事聞
於乙村乙亦有主
謀者
曰是不難彼
以死
人為要挾此
間詎
無求死不得者乎
邊眾
集議有一人曰某成
幼孤
多病勢且不祿可
俾速
死以相抵先茲
可以
制人而渡呈
於縣
且令一寡
媪冒
為死者母
俟官
相驗呼伸冤
官得
乙村呈而甲村之



呈亦
至官下鄉一按驗均
非械
門身死者伴作高聲
唱報
而媪請伸冤不已
官曰
死者果爾子
乎曰
然曰爾子手指若干數
曰十
曰爾試數之媪勉強將
死者
手見六指大驚瞠目不敢
復言
不俟刑盡情吐出刻提
主謀
凶手懲辦矣嗚呼不動
聲色
而業無遁情苟非智珠
在握
者未易錄此境界



假官藏私



前日下午有外
路入某甲乘坐藍呢大轎
後懸燈有江南
監督海關字樣人且疑為顯
官馳至南市祥
記碼頭有多人上前攔阻甲
曰是何為者多
人謂我等係洋藥局奉公
緝私之巡丁輪
中藏有何物乞借一觀
甲先索緝私
據巡丁示以腰牌甲計窮
意迫遂巡下
輿乃被搜出漏指大土三隻
人與轎一并
解送局中夫防弊者百其
途而舞弊者
仍百其計自來緝私無善
政如土一項况
非販土洋人所欲辨齟齬
肘時有所聞
而奸民乃起而乘之矣人
言辦理此事
當拔本清源談何容易



種荷花

新藤鎮南麻鄉有著
名土棍二人
搶摘區醜聚賭
唆訟無
惡不為心無
人不畏
該處鄉人受
害久時
恨深以為訟
之官或
不免支生節
外而轉
甚其報復之
凶於是
私議斬棘除根
縛其手足
繫以巨石而沈之於
河名曰種荷
一鄉之人咸稱快雖
然尊固伊自
作也而除暴安良則有
有司存 杜鰲



田氏子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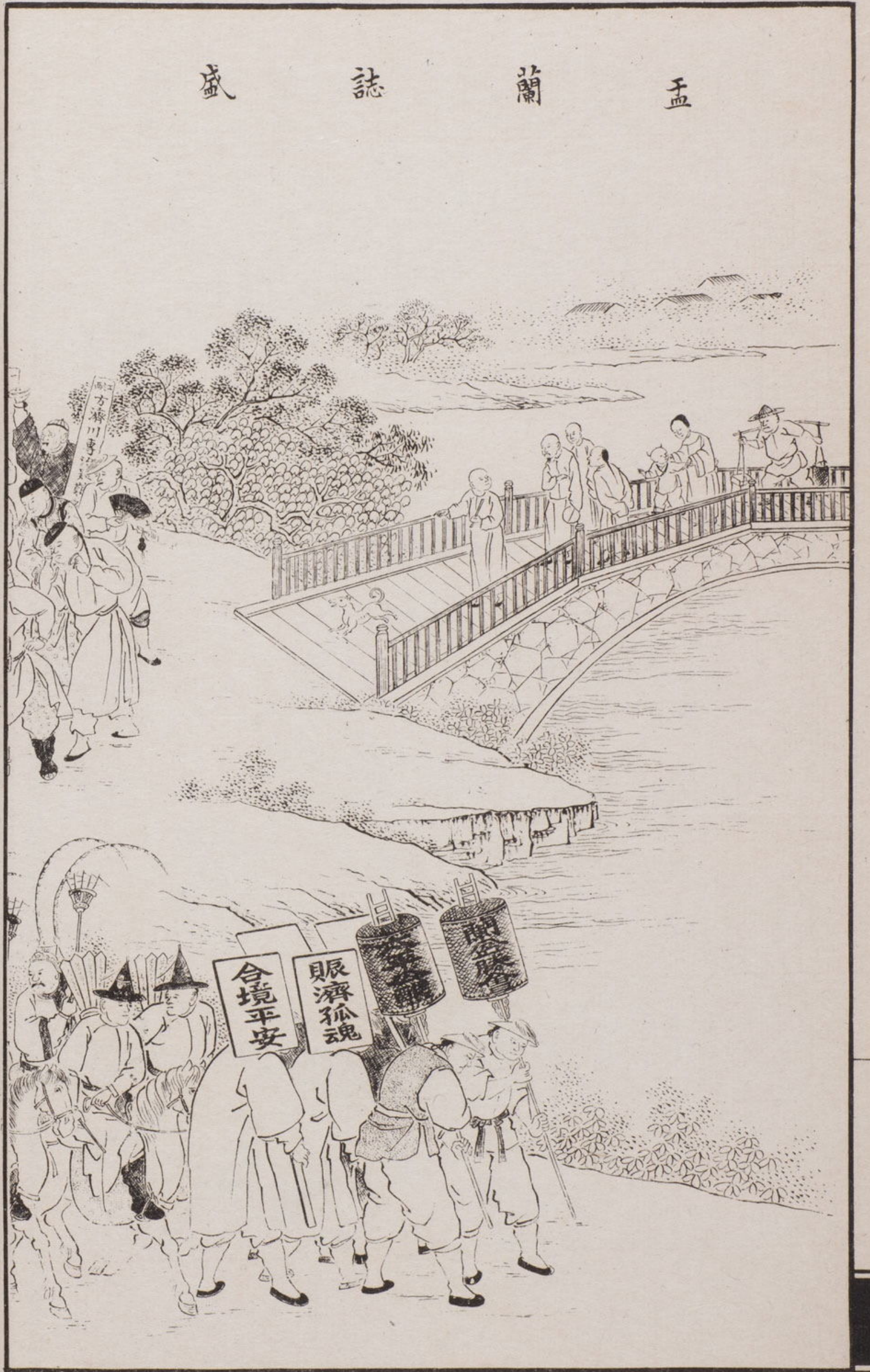
蛇虎相鬪

印度巴城地方有二人携槍出
獵忽聞遠
有聲如牛喘蹤跡之入
溪林見一蛇一虎
交相鬪虎身被蛇盤住各張口作
對噬狀二人
以遙視太近防禍及
已獲槍兩斃之惜哉若過
車利尼必且收
拾馬化其
惡毒為我所用俾供
地球各國之
人之巨觀嗚呼令人思車
利尼不置 宋心



田英作

孟 蘭 誌 盛



本年七月下旬
蘇城大興盂蘭盆會
者謂除尋常之清道金鼓牌繳執事外又有紙紮種心鬼神窮形盡相不可描摹議者謂民窮財盡至今日而極正宜愛惜物力留有



餘以
 蘇積困詎
 可以有
 用之金擲無
 益之
 地旨哉
 言乎惟是
 蘇省
 素稱繁
 庶近十年
 中花
 錢之舉
 事
 垂
 厲禁
 而
 小民謀
 生之
 路
 日形
 其窮蹙
 富者
 屯膏貧者



所以仰
 屋耳銀錢
 以流
 通為用
 弊為去其太
 甚其
 無大傷於
 民者即
 偶爾
 點綴昇平
 何必
 非與民
 同樂
 也
 矧儻近
 於戲
 此風由來
 者
 舊乎



獅 生 醫 死

美國排爾梯馬
利人
某甲蓄獅一頭
近於
牙關忽
生瘡
已垂危
矣甲
不忍延牙醫倍羅地
而為
之醫治醫飭將獅綁
住以
罷擗獅口療治將畢獅



符良心

盡力
掙扎繩索遂斷醫而奔
甲懼
傷醫取手槍擊之獅中槍
子狂
怒將牙醫且咬且撕頓成
粉碎
該醫年祇二十有四死於
非命
論者惜之然則謂獅為神
獸厥
性通靈此說亦不盡
然恩
怨不明畢竟畜類



緝鬼討替

直隸交河縣
李氏孀
婦也有子不務
正業嗜
賭母屢戒之
弗悛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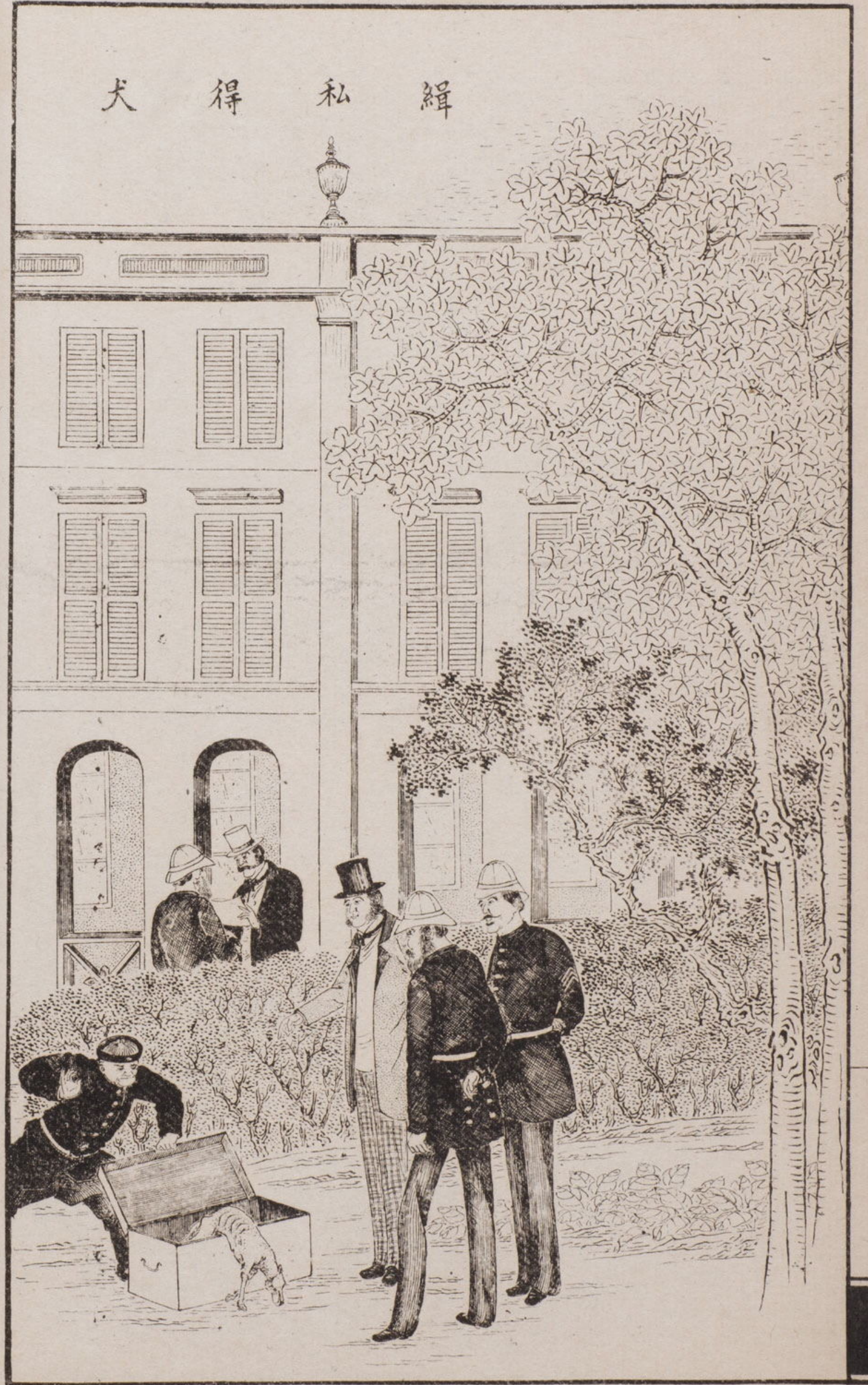


田氏子琳

怨自艾已非一日矣近則
其子賭又負
央無賴
族叔行竊家中財物叔入
戶匿牆隅見
外來穿
孝婦人一見婦即下拜腰
間出一繩執
繩向婦
再拜婦惟嚶嚶泣若不見有
人者泣之不
已將取
帶自縊穿孝婦大喜作鼓掌
狀叔見嫂將
覓死大
聲疾呼婦驚而醒倒地乃知
為鬼所侮弄
按此事
即京戲中之三上吊也而報章
則稱津友言
之鑿
者是舊事翻新耶抑後事符
前耶吾不得
而知矣



緝私得犬



緝私為國家禁
令中外一體
然非民之所
樂從也
大抵
嚴厲之政易於擾民
而奉
行者又
甚之耳香港有華捕出外
巡私
土忽見
道旁遺有一箱舉之殊重
昇至
捕房啟
而視之則一死犬在已腐
爛不
堪事固
惡作劇然何又非
該捕
自取之



一 產 三 孩

徐某者
東甌永嘉人
也小本營生販賣芋芳地
粟芋物
妻於去夏
懷孕約計今春已滿十月
而產信
杳然家人心
竊憂之迨至七月中始
腹痛分
婉連舉兩男



一女知之者僉以人瑞
賀徐請
報官徐恐獲
賞不敷需費寢之而又
慮三孩
並育不能並
存將女送入育嬰堂而
自哺其
二男夫四乳
八子古今無二孿生雖
或偶見
而累而至於
三則非為父母者所及料
蓼莪之
詩曰劬勞真
劬勞也曰罔極真罔極也



元龜 龜 示 兆

今年
夏秋之交直隸順屬地
面雨
水過多河汎盛漲為數
十年
所罕見通州城西八里
橋下
有極大龜龜三四沈浮



水際
背上馱小龜無數三五
日不
去而水勢大漲張州尊
命駕
往焚香禱叩乃遂隱
形而
水亦漸次退落是
故至
誠而不動者未之
有也



金 孝 女

孝女姓金氏名爾英秀水
 人七歲喪母弟
 爾珍幼父義不復娶三人相依
 以為命而門以
 內之事實賴女為維持父嘗病目盲
 女以舌舐之數月
 而愈及長問名者至悉卻之蓋不忍
 鄰下之一日難也
 光緒乙亥病瘍卒凡在室四十年傳
 者謂史傳所載女
 之孝獨繫於舅姑而關於父母得金
 氏女之堅貞不字
 以事其父足以濟女子之孝之窮而
 生人五常之本原
 至是乃旁皇周浹而無所闕憾旨
 共言乎孝女之
 行傳孝女千古已

